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八之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王駿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八之上

明何楷撰

周幽王之世詩三十一篇

無將大車刺幽王任用小人也

按竹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其後與家伯仲允番振蹶稱之徒朋比褒如表裏為

惡卒以滅周詩人當王任用之初預憂及此故作此

詩又國語言號石父謾巧從之入也而王立以為

卿士史父亦言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幽王以石

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云褒如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號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周於是乎亡

然則皇父之外更有石父羣小充斥紊亂朝政祚安得延左傳王于朝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

用愆厥位
正謂此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

真韻

兮無思百憂祇自底

叶真韻

武中

多我覲瘠之瘠即此字石經作瘠俗按瘠瘠所以有民音者古文如昏緡等字或从氏又或从民且云以民得聲然則氏民通用當是字畫相近傳寫致然此瘠字下从氏或亦通从民也豐氏本作瘠今興而比云猶扶進也按將字从寸寸者手也故為扶而進之義孔穎達云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犖牽車牛遠服賈須人傍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郝敬云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為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

困憊不前誤國債事所以可憂祇舊皆訓適也亦通作
多塵本作麤說文云虎行揚土也車行土起亦然凡大
車所過塵必障天將車之人面目殆不可辨焦氏易林
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所憂多端曰百憂要玩無思二
字憂至于不欲思正其憂之深也底說文云病不翅也
不翅猶言不止也小人進用則蠱惑君上之視聽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國事受其紊亂人才受其顛倒其可憂
者非上一端故思之而至于疾病不能止也然是小人
者誰用之王自用之耳王誠能深思其可憂則斥而遠
之不難矣不敢誦言而代為悞恨之辭欲王聞之而庶
有悟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叶迴韻
母迴翻

無思百憂不出于

頻

迴韻 興而比也冥說文云幽也从日六門聲日數
十六日而月始虧門亦夜也鄭云冥冥者蔽人目

明令無所見也荀子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
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

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云魏文侯之時子實任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繇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頗說文云火光也可憂多端倘復思之滿腹迷悶終無以自解矣鄭云思衆小事以無將大車維塵為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

無將大車維塵

雍

叶腫韻委勇翻亦叶宋韻於用翻大全朱傳嚴本蘇本豐本俱作難陸德明本作雍

兮無思百

憂祇自重

宋韻亦叶腫
韻柱勇翻

兮

興而比也雍通作邕說文云
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

川从邑故有障塞之義先言塵繼言冥繼言雍轉起而
轉盛也嚴云塵雍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
過也愚按此謂小人用事則其類方且湊集而至故其
象為塵合而雍蔽之甚如此重鄭云猶累也王安石云
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
遲此言不思則已一思則百端交集徒自覺重累耳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鄭
玄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今按幽
王之時未有以進用小人而為小人所害者雖史
冊無攷然政不足信子貢傳謂是周人諫大夫之
詩而其文不全申培說則足之云周大夫有親信
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與序意大同小異而
其義反淺鄒忠肅云玩詩人語意實非以大車比

小人蓋任車莫如重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此豈小人可擬愚意周人其諫士大夫之貪位擅權乎蓋王政不綱王室大夫每相與爭政而釀釁小雅故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夫器小不可以懷大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又曰負且乘致寇至漆園氏有言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能者昊天之僂民也此大夫必力小任重又戀不能舍其所謂百憂亦不過患得患失自貽伊戚而已詩人諫以弛于負擔無徒自苦為也故曰無思百憂祇自疚兮若使憂而為王室起見則嬖猶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周人顧眴怡堂而忘焚棟欲禁使憂者之勿憂反不及嬖恤之忠聖人又何為錄之乎其說亦通愚但玩自塵及冥冥雍兮等語明是為誣上行私者而發若朱子以為行役勞苦而憂思之詩則謂此詩真是將大車者所

作殊可笑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出序 愚按鄭史伯之言幽王也曰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好頑

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先王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刺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史伯之論和即此詩遐不謂矣之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和也非同也詩人所思之君子其亦向在位而今在野者與

隰桑有阿

歌韻

其葉有難

叶歌韻 葉何翻

既見君子其樂

音

如何

歌韻興也隰說文云阪下隰也典術云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蟲食葉為文章阿通作嬰說文云陰嬰也韻會小補云嬰娜弱態也難通作儺本人行步有節之義以葉之迎風搖曳似之孔穎達云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鄭玄云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馮時可云不在原而在隰喻其野處有覆養之德言隰而不言原陰刺在位者之無德于民也愚按車轡篇言阪有桑南山有臺篇亦言南山有桑此獨以隰桑為言詩人不為無意鄭馮之解是也桑生下濕其枝葉嬰儺可愛興君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無入而不自得我若見此君子其樂當如何哉樂喜樂也小曰喜大曰樂曰如何知為虛擬之辭非朝中真見此人也君子必有所指難字中亦含有樂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叶藥韻鬱

縛翻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叶藥韻歷各翻興也沃說文

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按王盤桑書云桑種甚多世
所名者荆與魯也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
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
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魯桑宜飼大蠶而荆
桑宜飼小蠶今此桑言阿又言沃意即所謂魯桑耳桑
葉沃則可以養蠶而人皆資其衣被之用興君子之德
足為人所利賴俾之在位則有澤民濟世之能此既見
之所以可樂也云何不樂反言以見意今不得見則其
不樂可知又徐光啓云曰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
語之所能形容也曰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
所能抑遏也亦通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尤韻亦叶肴韻於交翻

既見君

子德音孔膠

肴韻亦叶尤韻居侯翻興也春秋元命苞云幽之為言窈也毛傳以為黑色愚按

此狀葉盛之貌葉盛而密祇見其竊然作深黑色稀疏則不能也言從德出曰德音孔甚也膠說文云肥也煮皮作之所以黏物或用角君子非德不言無言非德亦如桑葉之茂密然聞之者漸漬其中自然膠固而不可解所謂君子之德音甚足以膠固乎人者此也下章遐不謂矣正孔膠之實韓詩外傳云夫狂者自斲忘其非揭泰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飽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于人微而著深而固是

賜于筋骨貞于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

叶未韻許既翻

矣

遐

禮記作瑕

不謂

未韻

矣中心藏

陽韻

之何日忘

陽韻

之

賦也嚴聚云心乎言

繇中也愛謂愛君也遐之言胡也胡之言何也皆音之轉也儀禮永受胡福注亦訓胡為遐故知胡遐通用遐不猶言無不也謂朱子云猶告也序所謂思見君子盡心以事王者即此藏蓄也中心藏之拳拳服膺之意忘

遺忘也言此德音孔膠之君子彼固心乎愛君者凡所
當言將無不以其入告矣王誠能以其所言者藏之于
心服念不置必知其皆本于忠愛之發自不能一日暫
忘此人也藏之之字指言忘之之字指人此君子必以
言見棄者故詩人云然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因
引此詩以諫者造膝披誠意在悟主君必亮之若陳者
乃揚之于外直暴君之失耳所繇與心乎愛君異矣孝
經子曰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亦引此詩愚繹孔子之言因
悟此詩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心乎愛也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退不謂也退不謂從心乎愛而來是下親上
也君因其退不謂而中心藏之自知其心乎愛而無日
忘之是上親下也左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意欲子產之見規
誨也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
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其有難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心而不知求其于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
悲夫終亦必忘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
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玩此
引詩之意可知中心藏之更自喫緊

隰桑四章章四句

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
大槩與菁莪相類子貢傳則謂

此詩與鹿鳴伐木菁莪白駒皆所以燕賢也申培
說亦以為天子燕士之詩今按此詩雖彷彿與菁
莪近似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莪取興自中阿
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
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况
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
乎故知序解自確若季本謂此乃婦人于蠶
桑之時得見其夫而作其鄙淺不經殊甚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

出序 詩稱西人謂西京之人也則其為西周之詩可知竹書紀幽王二年初增賦

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周道雖衰而誅求之令尚行于天下及至東周則不能然矣王應麟云擇三有事
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蠹賊小東大東抒袖其空聚
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孔
穎達云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
大東不指譚而言東者大夫雖自為已怨而非譚獨
然故言東以廣之陳氏云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
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
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
卒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
於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
編入于南雅按譚嬴姓子爵詳見碩人篇

有餘

楊子奇字作盂

簋殄有捄棘匕

紙韻

周道如砥

紙韻孟字作底

其直

如矢

紙韻

君子所履

紙韻

小人所視

叶紙韻

善旨

翻

豐氏

本

作

跡

墨子

引此詩云其

直若夫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瞻

後漢書陸德

明本俱作眷

言

後漢書作然

荀子作焉

顧之潛焉

荀子作然

出涕

叶紙韻

天以翻

賦也

餘說文云

盛器滿貌

簋解見權

與篇

飧毛傳

云熱食謂黍稷也

鄭玄云

飧者客始至

主人所致之禮

也凡飧饗餼以其爵等為之

牢醴之數陳孔云

主人供

賓客有未有米此以盛于簋故知熱食也又禮之通例

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聘禮賓初至大

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

致小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饗饗之大為不備司

儀注謂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饗是也揚慎云飧客始至

之禮饗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飧飧如今驛舍

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

享宴必以早為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按周禮大行

人以九儀待賓客有饗禮有食禮小行人掌賓客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詞。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採通作觶本作斛角上曲而長之貌此亦以曲而長言棘赤心之木也亦作杜也所用以取飯亦所以載牲體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其別有四儀禮少牢篇廩人所漑者黍稷之也雍人所漑者牲體之也又有疏也註謂也柄有刻飾者以其言疏是疏通刻飾之名通柄刻雲氣以飾也又有挑也註謂挑者長枋可以杼物于器中者此二也皆有淺升狀如飯椬則亦皆雍人所用之也也禮記云杜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未鄭註謂此喪祭之杜若吉祭則用棘孔謂知吉祭杜用棘者特牲記杜用棘心是也按易震卦言不喪匕鬯震所以有也象者以三四五互體坎坎為叢

棘故云則吉祭之用棘七審矣桑柘刊柄與末棘七當不然吉凶之別也孔又云待賓客之七禮當用棘棘木赤心言于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七載之按國語周定王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穀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迓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簋簠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是正所謂穀烝者此詩棘七所用亦當主穀烝言蓋追思周之盛時其待諸侯之客禮意殷勤勞來周悉如此所以懷遠為近賓至如歸觀周道而不覺憮然興今昔之感如下文所云也周道適周之道砥細于礪磨石也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履者朝覲會同循斯道以往來視者沿途小民莫不跂踵盱眙樂觀盛典也又孟子引此詩云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繇是路出入是門

也乃斷章取義非此詩旨瞻眷同字瞻顧皆以還視為義言語辭潛說文云涕流貌涕目汁也鄭云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朱子云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繇是而西輸于周也

小東大東

韻

杼柚

易林陸本豐本俱作軸

其空

韻

糾糾

葛屨

可以

履霜

韻

桃桃

韓詩作嫋嫋云往來貌楚辭章句作茗茗陸云或作窈非也

公子

行彼

周行

叶陽韻戶郎翻

既往

叶職韻六直翻

使我心疚

叶職韻訖力翻詩以來疚

為叶者凡三處采薇篇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扶杜篇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并此而三豐本作悻賦也小東大東朱子云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一說鄭云小也大也為賦斂之多少也小亦于東大亦于東亦通抒說文云機之持緯者柚通作軸董鼎云卷織者朱子云受經者也所以知柚為此器者以

上文杼推之布縷為三征之首舉此以見其餘也又方
言云作也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桝似非此詩義空盡
也易林云賦斂重數政為民賊杼桝空虛家去其室陳
際泰云闕東諸侯之不貢也於求車求金見東諸侯之
罪於小東大東見周天子之罪糾糾二句解見葛屨篇
上泛言諸侯此下則大夫自詠也言敝壞之葛屨以繩
糾纏之糾而復糾用以踐霜貧乏之甚也時蓋以夏日
供賦適周至履霜時反國故云然佻薄也佻佻朱子云
輕薄不耐勞苦之貌謂形體脆弱也諸侯之子曰公子
此譚國之公子大夫所從行者也季本云以周入責禮
于諸侯而諸侯使貴戚之卿修問也周密布也行班列
也與卷耳鹿鳴篇義同既者已事之辭往往周朝也來
來本國也我大夫自謂也疾爾雅云病也說文無疾字
當作灾此公子行至于周見彼布列有位者無非疆禦
拊克之徒即第四章所稱者是以賦斂無經流毒下國
而大夫與之偕行親所目擊故自往而來心懷疚病不

能自己是詩之所為作也

有列沚

陸本

泉無浸

陸本豐本俱作寢

獲

爾雅作獲

云木

薪

真韻豐本作新下同

契契寤歎哀我憚

爾雅陸本豐本俱作瘁下同

人

真韻

薪是獲薪

見上

尚可載

叶職韻節力翻

也哀我憚人

見上

亦可息

職也

興而此也冽本作洌說文云水清也爾雅云沚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云水泉從旁出名曰沚劉

熙云沚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浸本作寢漬也獲毛云艾也孔云讀如獲稻之獲刈也薪當折之云刈者蓋

木之細荆楚之類曰言刈其楚是刈之也按周禮邦畿之外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

貢服物衛服貢財物要服貢貨物是皆有常數矣此外有所徵求即非惟正之供是側出之泉之比也譚小國

也不憚悉索以效輸將民力竭矣譬之獲薪生意已槁更以沚泉漬之行且腐敗而不中用即薪亦不能成其

為薪民已憔悴而更殫殘之勢必至無民而後已耳契
通作愜契契寤嘆即下泉篇云愜我寤歎也解見下泉
篇或云契通作契刻也重言之者刻畫切心之意亦通
憚通作瘁瘁病也薪是獲薪以下四語為王朝正告也
息即喘息之息一呼一吸有停歇之義惟茲獲薪司饗
者欲用之為薪庶其載而蓄之勿使受浸可也哀我勞
病之民亦可稍從休息勿使勞而不已可也鄧元錫云
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獲薪之效也當是
時即欲來憚人豈有及哉故九經於
遠人于諸侯曰柔曰懷有以也夫

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

叶職韻
六直翻

西人之子粲粲

韓詩作
采采

衣服

叶職韻
鼻墨翻

舟

未育

集字

人之子熊羆是裘

叶支韻渠之
翻豐本作求

私人之子百僚

陸本

作周

是試

叶支韻
中之翻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陽韻

鞞鞞

爾雅陸本
豐本俱作

瑁佩璲不以其長

陽韻 賦也孔云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

政偏衆官廢職繇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東人泛言諸侯之人譚亦與焉職專主也來來之也朱子云慰撫也職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西人毛云京師人也蓋當權用事者與譚之公子大夫對看絮通作燦說文云燦爛明潏貌重言之者見非一絮也衣服謂在官之章服舟人撻舟之人熊羆解見斯干篇裘說文云皮衣也寒時所用朱子云熊羆是裘言富也愚按說苑載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此即所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者也私人謂惟門私家之人按嵇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又儀禮有司徹云獻私人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皆以臣事于私

家謂之私人也僚官試用也百僚是試毛云用于百官也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舉其至賤者以深惡之四種人皆平等以子稱寓不足之意猶曰夫非盡人之子與蘇轍云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于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嚴粲云東人困悴雖貴者猶葛屨以履霜而西人逸樂雖賤者皆美服厚祿言不均也酒與漿有別漿乃酒之薄者素問所云今時之人以酒為漿是也說文謂之酢漿言其有酸味也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注以為今之釀漿也石氏星經云酒醪五齊之屬天文酒旗星主之漿水六清之屬天文天乳星主之毛云或醉于酒或不得漿愚按此亦以厚薄不均言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其不獲沾一漿之賜固其宜矣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名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

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
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
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
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
士致其所重猶譬鉞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
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
不以其漿韜說文云大車縛韜韜也韜者采革也於佩
璲文義不相蒙當通作璲璲者絡也凡偏旁用璲者
多易混如狷或為獮狷或為璲是也但從革从系不同
以音同通用耳爾雅作璲璲按說文無璲字璲通作瑞
鄭云以瑞玉為佩又徐廣云今名璲為璲范曄云璲者
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璲佩所以章德韜所以執
事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
佩非戰器韜非兵旗於是解去韜佩留其係璲以為章
表故詩曰韜韜佩璲此之謂也韜佩既廢秦乃以采組
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

而弗改今按說文無璵字爾雅解璵為瑞正當以音同
通用若璵後漢書以璵為璵恐未必然意即是佩璵之
絡耳不以其長者蘇云雖則佩王威服而非其長過人
也鄭云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愚按或以其酒
二句承舟人之子言韜韜佩璵二句承私人之子言以
深嫉其富貴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
亂棄德而即愆淫以忘其百姓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
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甌陵糞土溝瀆此之謂
也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

陽韻

說文豐本俱作歧

彼織女終日

七襄

陽韻

雖則七襄

見上

不成報章

陽韻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陽韻 賦也此下皆恨極無聊之詞萬時華云自此至
末文字到無義理處已入絕妙田地癡人說夢不得漢
毛云天河也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楊泉云水
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又史

記云漢者亦金之散氣朱子云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
竟天步天歌云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
乃分為南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藩戴弁鳴河鼓北
經龜宿貫箕邊次絡斗魁冒左旗入合南道天津渚二
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螭蛇精王
良附路閭道平登此大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
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遊經
次南河向關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沒石
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
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諸此按天河從北
極分為兩條至于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北斗
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中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注云
案戶直戶也古者戶皆南是時初昏天漢直南孔云星
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
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監說文云臨下也譚人
仰訴于天言我民困矣維天之漢固有光明者亦能下

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漢之光者歐陽修謂不能下監是也又按毛孔說天漢雖有精氣之光然徒有光而無所明則是亦刺王不明之意自跂彼織女至未分為五段節節與前章相應求助于織女為杼袖其空而言也求助于牽牛為職勞不來而言也跂通作企舉踵也跂予望之同此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星經云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端主絲帛嘗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色赤精明女功善常向扶匡即善不向則絲帛倍貴火星守布帛貴客守絲帛等貴婺女四星主布帛大明女功有就日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為火星守布帛貴水星守布帛貴客守布絹貴左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杜預注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也按此詩止言織女因下文有七襄字則似當兼婺女言之以織女星三婺女星四合之方成七數又皆主布帛則皆能織之類耳婺女居二十八宿之一亦名須女須者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若織女乃牛宿

所屬雖頗相近自不可混而為一杜甫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張鼎思云余考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東牛宿在河北而西以河為界子美詩是也張子野謂須女在牛東考圖乃在牛西亦不隔河從旦至暮為終日裏通作縷佩帶也報答也章文章錦綺之屬企望織女至于竟日且致七裏以申其祈禱之意楚辭所謂解佩縷以結言是也庶七星者憐我杼軸之空肯以織作之文章答我乎其如有虛願而無成事何哉易林云天女撫床不成文章睨說文云大目也睨彼牽牛蓋謂張目以視之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按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爾雅直以河鼓為牽牛非也步天歌云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足鄭云以用也邱氏云服箱猶言駕車按鄭司農云服讀為負有負荷之義箱說文云大車牝服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牛所駕者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毛鄭皆以服為牝服夫牝服即箱

既言服又言箱於義複矣彼耽然之牽牛既不可用以
負箱則我東人盡其車牛輸其職貢以勞敝于道路者
尚未有已也夫財殫不勝役力疲不勝求而天
又不肯見恤我如是然則我將于何請命乎
東有

啟

爾雅說文徐注豐本
俱作君大戴禮作開

明

庚韻亦叶陽
韻謨郎翻

西有長庚

叶陽
韻亦

韻居
郎翻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庚韻亦叶陽
韻戶郎翻

維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

陽韻

維北有斗

陸德明云沈
作主後同

不可以挹酒漿

陽韻

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

屑韻

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叶屑韻丘傑
翻賦也上

章因賦役之苦而望救于天此則刺在位者皆貪鄙小
人而慙之于天也爾雅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云明星
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啟明昏出西方高三舍
命曰太白班固云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

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
白帝之子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減星一
名大器一名大奩徑一百里史記云察日行以處位太
白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
官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
位謹候此張衡云一名火政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
太皞一名天相一名威星孔云長庚不知是何星未能
審也今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一
匹布着天者亦名長庚此星見兵起乃妖異之星非常
見者不應與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為水星謂金水
二星附日而行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
故日將沒則西見夫水星自名辰星古來載籍未嘗聞
有以長庚呼水星也且據史記稱太白出以辰戌入以
丑未辰星出入亦常以辰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
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皞始知
長庚啟明本是一星而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白

為名而字太白非無據也韓詩毛傳亦皆指為明星特
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然孟
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中為經
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經天天下羣民更王
今使每日皆東西兩見豈每日皆經天乎抑豈作詩之
時偶逢此變乎以文害辭正此之謂夫東西原非同時
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
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先儒謂
啟者開也言開導日之明也庚者續也言長能續日之
明也一說庚金屬亦通又按星之在天有經有緯三垣
二十八舍為經星附天轉運各有常位譬如百官萬民
各守其職業而聽命于七政三垣一曰紫微一曰太微
一曰天市二十八舍者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
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玄武之體西
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
柳星張翼轸為朱雀之體中外官星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常明者百有二十可明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
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焉金木水火土五星為
緯星合日月為七政懸虛運轉不附于天木曰歲星行
四千三百三十一日有奇約十二歲一周天火曰熒惑
行六百八十七日弱約二歲一周天土曰填星行一萬
七百四十八日弱約二十八歲一周天惟金曰太白水
曰辰星二星各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歲一周天舊說
謂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者乃謂其一歲所行周天日數
與日行相等非謂星體常附日行也凡五星之遲留伏
逆皆因于日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
初遲退漸疾退最疾而後遲退如初退止而留留久
而順行却從最遲以至于最疾最疾則與日同躔也水
火土三星比日行度較少與日未對衝之先夜半後可
望與日既對衝之後夜半前可望茲不具陳若太北辰
星則不然其行度亦各不相似太白最疾時約四日行
五度有餘辰星最疾時約一日行一度有餘此兩星比

日行度較多伏合以後則過日而前太白距日十度半而夕見辰星距日十六度而夕見夕見則在西方太白距日甚遠不過四十五度辰星距日甚遠不過二十四度既已甚遠則所行遲比日較少緣是漸與日近太白距日三十度有餘而初留辰星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太白留後距日二十四度有餘而初退辰星留後距日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行之際與日相近如夕見之度伏而不著與日相遠如夕見之度晨見于東退行最疾之時與日必同度退止而留則距日如初退之度留久而順行則距日如初留之度遲行漸疾而漸近日距日如退伏之度則又退而不著矣與日未退合之先昏後可望與日既小合之後曉前可望蓋金木形體大故伏見與日近水火土形體小故伏見與日遠歲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度者七十六合期約二百九十九日熒惑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度者三十七合期約七百八十日填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

度者五十七合期約三百七十八日太白辰星與日常相近隨日一年一周天太白八年而五合于日退合者又五約五百八十四日而順逆兩合辰星四十六年之間合于日者一百四十五退合亦然約一百一十六日而順逆兩合此乃五緯之常數也古法唯知有常度未知有變數之加減止齊張子信仰觀歲久知五緯有盈縮之變當加減常數以求其逐日之躔蓋五緯不繇黃道亦不繇月之久道而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視日遠近為遲速如足力之有倦勤其變數之加減如里路之徑直斜曲也歲星加減最多處約七度熒惑加減最多處二十五度有餘填星加減最多處八度有餘太白加減最多處四度有餘辰星加減最多處六度有餘此乃五緯盈縮之變數也五緯之外又有四餘四餘者天之隱曜也行無遲疾紫氣木之餘氣也隱而不見見為有道謂之景星其行一萬二百二十七日有奇約二十八歲一周天月宇水之餘氣也隱而不見見則妖孽

謂之彗字其行三千二百三十二日弱約八歲十月一
周天凡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羅喉火之餘氣計都土之
餘氣常隱不見是謂天首天尾從交會之蝕限計之其
行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有奇約十八歲七月一周天但
五緯與月孛紫氣順行皆以左旋步之羅喉計都逆行
乃右旋步之耳夫在天成象日月星辰皆象也而日月
五星獨異于衆星自有行度者此陰陽五行之精所以
為造化之妙非衆星比也舊聞如此因詳錄之陸佃云
啟明則以況其左長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
人以啟導王德或當養人以廣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
已無其實也愚按日者君象故啟明長庚有臣之義詩
隱辭以刺正與上章言采采衣服韜韜佩璲者相應一
說蘇云言王之百役皆取于東則曰東有啟明西有長
庚啟明長庚皆太白也亦通有揅與首章有揅同義曲
而長也天畢朱子云畢星也爾雅云濁謂之畢孫炎云
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以名星孔云月令禁羅網畢翳

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施網于其上步天歌云畢恰似瓜又八星出史記云畢曰罕車主弋獵其以天名必有其義後漢書云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又晉書畢八星其大星曰天高又昂畢之間為日月五星出入要道故元命包云畢為天階今不知何所取之載之言則也施旗逶迤貌行謂二十八宿之行列畢星揀然逶迤于星宿之列若欲盡皮革之族而掩捕之者小人固利之象何以異此亦與熊羆是裘相應南箕解見卷伯篇步天歌云四星形狀如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簸說文云揚米去糠也揚說文云飛舉也維北有斗乃七星之北斗晉書云北斗七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星經云第一名天樞為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也是太子像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第

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第四名權主火為伐為天
理主伐無道第五名衡主水為然助四時旁然有罪第
六名閭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瑤光主金亦
為應星春秋運斗樞云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
為標合而為斗史記云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
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為帝車運于
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
皆繫于斗舊說謂魁第一星衡第五星杓第七星此三
星謂之斗綱乃七政之樞機四時之斟酌隨所指以運
元化者也如今寅月雨水後日曜入亥宮則斗杓昏刻
指寅斗衡夜半指寅斗魁平旦指寅以春卯月春分後
日曜入戌宮則斗杓昏刻指卯斗衡夜半指卯斗魁平
旦指卯以推餘月皆然下文言西柄之揭是斗柄指西
正在秋時且明言維北有斗於二十八宿之南斗何與
孔朱泥箕斗連言謂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
箕在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迂矣凌蒙初云考

天文夏秋之間斗宿在箕東而稍北固未嘗在北且譚
大夫東人自東而指正謂其在北之斗耳豈得指時方
在南之斗宿而因在箕北以謂之北斗乎按南斗六星
狀亦如北斗東四星為魁西二星為柄挹毛云斟也說
文云挹也徐鉉云從上酌之也陸佃云詩曰酒醴維醕
酌以大斗壘取象于雷斗取象于斗也東人困于不得
飲食故思簸揚米粟以成酒漿而挹斟之而箕斗徒存
空名了無實用亦徒付之妄想而已與或以其酒不以
其漿相應翕合也孔云箕斗之形成于柄舌揭說文云
高舉也末又轉一意而言箕斗非特不可用己也箕其
踵似箕且有舌今其舌翕翕反若將有所吞噬斗四星
為斗三星為柄今既西揭其柄則其方如斗者且向東
而將有所挹取哀我憚人何時得息乎亦深惡在位皆
貪殘也又此章止作刺橫斂無已亦可但於第四章似
無綰結故定主前說嚴云此詩其作于秋乎露漸為霜
雲漢分明斗指西箕在南皆秋時也時惟畢未見因言

星及之耳按月令孟秋旦畢中唐月令
八月曉畢中則此時畢星或旦見也

大東六章四章章八句二章章十二句

子貢傳申
培說豐氏

本篇名俱作小東毛傳及諸家本皆作七章章八
句惟嚴粲分為六章內第四章十二句與此同第
五章自維天有漢起至載施之行止共十二句為
一章與此異今以愚意定之
子貢傳惟存厲王
之時諸侯勞七字其餘文皆闕中培說與序同惟
譚大夫去一譚字因朱子有云譚大夫未有所考
不知何据遂刪此字真偽書之陋者也又楊慎云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維周始東也故
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
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
東之變王跡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政戰會盟小國
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

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按用修之說二東亦自有理但篇中以西人與東人對言明指西周非東遷後詩也今不取

巷伯嫉讒也幽王初聽讒有孟子者為巷伯所譖遂

遭宮刑因作此詩

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申培說云幽王之時孟子

遭讒而被宮刑作此朱傳同按班固之評史遷曰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作詩在為寺人之後故自表其官以志恨劉敞云詩名巷伯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愚按巷伯即行譖之人詩中既隱其名以明厚而又不欲其湮泯失傳故特于篇名著之路史以巷為伯之采邑而姓纂有巷氏者云是巷伯之後可見巷伯自有其人舊說

以巷為永巷伯者內小臣之長云即寺人非也
周禮官名有寺人而無巷伯其非奄官審矣

萋

說文豐氏
本俱作縵

兮斐

陸德明
本作非

兮成是貝錦

寢韻

彼諧人者

音

後

亦已大

泰音甚

寢韻

比也

萋盛貌如卉木萋止之萋
斐說文云分別文也萋兮非兮者言盛

矣其文章之分別也若依說文則萋通作縵白文貌言
白質而加之以縵文也若依釋文則斐通作菲薄也文
有盛處又有薄處見其濃淡之相錯也貝陸璣云水介
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
是也餘蚨以黃為質白為文餘泉以白為質黃為文又
相貝經云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
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
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眼蛆蟲陸佃云錦文如貝謂
之貝錦禹貢云厥篚織貝嚴粲云此言譏人織成已罪
也錦文如貝絲萋兮菲兮錯縵衆采織而成之也諧誣

告之也人作詩者自謂也後放此亦已太甚言譖

多

說文作𠂔云曲𠂔也一

今𠂔

叶寘韻充啟翻說文崔注俱作𠂔爾雅作𠂔豐本作

𠂔今成是南箕

叶寘韻居吏翻按箕籀文作其

彼諧人

者

叶麋韻當古翻集韻云助詒辭

誰適與謀

叶麋韻滿補翻說文云張口也

𠂔說文云

掩脅也𠂔之訓掩脅其義未聞以意揣之𠂔从人从多

人多則力盛故可以掩脅也掩者掩而取之之謂脅即

脅從之脅通作搗搗也若今人用奢𠂔之𠂔本𠂔字或

本𠂔兮𠂔兮者象箕星張口之狀如將掩物而食之者

然所謂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也孔穎達云箕四星二為

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又按步天歌云箕四星形狀如

簸箕中有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與孔說微異

久已口車

詩經世本古義

三

晉書云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
主八風鄭曉云箕承帛以婦者又揚穀器尾受之以箕
章婦道也又主口舌骨肉讒之所生也故箕一名卷舌
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史記天官書云箕為教客曰
口舌宋均云教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為象又受物有
去去來來客之象也嚴云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于
南方故曰南箕愚按以比意求之取象南箕有簸揚其
說之意與下文誰適與謀相炤目錦錦也而諧人者其
言似之南箕星也而共謀為諧者其人似之故曰成是
貝錦成是南箕也非因小過而飾成大罪因疑似而構
成實罪之說果爾則在我實有瑕可乘矣於諧者何
尤適鄭云往也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也

緝緝

說文作聶聶
云聶語也

翩翩

陸本作
扁扁

謀欲諧人

真韻

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

叶真韻
升人翻

翻捷

賦也承上言誰適與謀故

此及下章緝翩翩捷惱皆用重字見同謀者之

衆也緝說文云績也翩說文云疾飛也嚴云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不信者言之無實也爾諧人今日固自以為得意矣然更宜慎重爾言毋徒飾虛為實苟不慎爾言將有時而敗露聽者亦知爾言為無實而不受也此蓋微詞以諷王下章放此

捷捷幡

幡

說文引此有舛舛幡幡之語當是誤以上章緝緝與此章幡幡合作一語豐本從之非也

謀欲諧

言

叶真韻疑斤翻

豈不爾受既其女

汝遷

叶真韻倉新翻也捷通作走疾也幡

賦

通作翻飛也朱子云捷捷儼利貌幡幡反覆貌謀欲諧言者謀欲求工於諧人之言也受納也女即爾也遷毛云去也孔云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

驕人好好

韻皓

勞人草草

皓韻讀詩記豐本俱作艸州

蒼天蒼天

先韻亦叶

真韻汀視彼驕人真韻亦叶先矜此勞人同上賦也

因翻

視彼驕人

真韻亦叶先

矜此勞人

同上

馬行驕驚之貌驕人指諧人者言好好毛云喜也嚴云

諧人者得意而驕好而又好也勞人作詩者自謂也草

通作慄慄愁不安也身雖勞于職事而不見察憂愁之極

慄而又慄也不敢斥王故重呼蒼天而告之也陸佃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詩於

高遠難訴每稱蒼天泰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蒼伯

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矜

我良人是也鍾惺云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矜

憐也輔廣云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

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全之也陸燧云下三句無可奈

何要天開

眼的話頭

彼諧人者叶麋韻見誰適與謀叶麋韻見

第二章

取彼諧人豐本無誰適與謀取彼諧投弁

取彼諧

禮記注後漢

人

人二句其為偽刪無疑

投弁

豺

陸本作豺後漢書注作有

虎

麋韻

豺虎不食

職韻

投畀

有北

有北

職韻

有北

不

不

受

叶皓韻時倒翻亦叶宥韻承况翻

亦

投畀有昊

皓韻亦叶宥韻許侯翻

賦也

彼諧人者果誰

者

果誰

者

果誰

者

果誰

適與謀乎恨之之深而又不得其主名姑但欲取諧人者而甘心焉投說文云槌也畀相付與也俱見說文豺說文云狼屬狗聲郭璞云脚似狗貪殘之獸也羅願云牙如錐長尾白頰足前矮後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今人稱豺狗格物論云虎如貓而大如黃牛黑章鉤爪踞牙舌不大於掌生倒刺鬚硬尖而光橫行而安尾其怒而吼也聲如雷百獸為之震恐陳藏器本草云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傍皮內尾端亦有之北北方也毛云北方寒涼而不毛羅泌云帝戮蚩尤遷其民善者于鄒屠惡者于有北詩曰投畀有北惡可知矣昊昊天也大而明曰昊天朱勃云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孔云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

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
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
物非有所擇言不欲其死亡之甚陸佃云地于四方正言有北
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陸佃云地于四方正言有北
者有北朔地也朔地者寬閒之至天於四時正言有昊
者有昊南天也南天者辨察之至真德秀云讒人為害
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
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錢天
錫云上之求訴于天以王之不明下之求制于天以王
之不振鄧元錫云聽斷制其命于天蓋于是知其疾讒
者一天也鍾云無可奈何反作此奇想鄒忠肅云五刑
之屬官居一而詬稱甚所謂中才莫不傷氣何況慷慨
之士巷伯所以痛心
疾首撫膺而籲天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叶支韻
祛箕翻寺

人孟子作為此詩

支韻陸云一本云作為作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支韻 此而賦也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猗通作倚郝敬云自下而達上如倚丘也爾雅云如畝畝丘按畝田之壠也丘如田壠曰畝丘孫炎云方百步也孔云於時王都之側盖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嚴云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立則以道楊園言將諧大臣必始于卑人也寺人內小臣周禮寺人職云王之正內五人寺之為言侍也正內者路寢也侍王于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盖奄人也孟子其字也姓名無考毛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孔云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作說文鄭箋皆云起也孟子起而為此詩王應麟云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又云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

矣魏了翁云氣數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至張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訟巷伯之詩彼諧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詩中譏刺之語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及其隱于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亦以諷王也敬而聽與聽而敬有異敬者不忽略之謂勿以為微賤之言而輕之勿以為隔膚之視而置之就聽言上說劉敞云讒人罔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輔廣云譖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

氣益壯而心益大故聖讒必折其芽鄒云詩作於寺人
聖人錄之夫亦閔其受禍之酷為不聰聽者永鑒耶夫
幽王之時哲婦煽處以傾城羣小如簧而競進惡惡如
巷伯且難自署其詩尾固宜不免於口哉其為君子
謀則忠矣抑巷伯此詩非僅為百君子謀也嘗按班固
史贊厯數春秋以來禍敗曰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
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
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盟坎宋座死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及大繇疎
逮親可不懼哉因斯以觀讒人之禍豈止被讒者受之
并使信讒者還自受之是故申后黜宜臼廢而幽王亦
竟不免於僂向令早聽巷伯之詩不及此噫吾猶慮
夫譖之近而易以信受而莫之遷者無過於寺人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

禮記子曰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

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縞衣巷伯皆

詩篇名非以作詩之寺人為巷伯也子貢傳闕文

後漢書云詩之小雅有巷伯刺讒之篇官人之在

王朝其來舊矣楊氏云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

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

今也亦傷于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董鼎亦云幽王之世

大臣傷于讒者如蘇公小臣傷于讒者如寺人孟

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愚謂此詩果出于奄豎之

口聖人未必錄之於經正為孟子本非寺人而以

遭讒被官故憤懣作此孔子取之以為惡惡者訓

宜矣

鴛鴦美大昏也疑為咏幽王娶申后而作

此美大昏之詩故以

鴛鴦起興若如序以為刺幽王則咏娶中后事也以
白華之詩證之其第七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是詩亦有在梁二語詞旨昭然矣
幽王之娶申后當在未即位時詩人追美其初昏時
祝以萬年之福亦猶唐高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
述太宗言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在耳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

歌韻亦叶支
韻陵之翻

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支韻

亦叶歌韻

之

興也鴛鴦毛傳云匹鳥也羅願云歸藏曰
有鳧鴛鴦蓋鳧屬也雄名為鴛雌名為鴦

水鳥之類多相匹偶好以頸相勾惟此雄雌鳥尤甚其
大如鴛其質否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翅皆黑今
婦人閨房中飾鴛鴦以黃赤五采有纓者皆鴻鵠耳然
鴻鵠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
雙雙戲幽亭謂鴻鵠也稽聖賦云雌鴻鵠矣別鴛鴦矣雙
鄭玄云飛則為雙止則相耦崔豹云鴛鴦水鳥也雌雄

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陸
佃云鵲好外反驚好內思說文稱鳳謂鶴鵲思是已
畢說文云田罔也月令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羅說
文云以絲罾鳥也孔穎達云畢羅異器畢則執以掩物
羅則張以待鳥舊說謂畢所以掩免按說文訓率字為
捕鳥畢也象罔罔上下其竿柄也是則捕鳥之率亦名
為畢何專指為掩免之物乎鴛鴦匹鳥其飛必雙或畢
或羅皆可雙而得之今人多畜之池塘以供翫賞亦重
其匹配之有情故耳孔云鴛鴦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
易得君子指王也萬年以傳世之久言書云惟曰欲至
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是也無窮祚胤皆自此日之伉
儷開之福祿之宜非虛祝矣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
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禮為大所以治禮敬
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
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
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

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
已重焉按孔子所言萬世之嗣正與此詩咏萬年福祿
同意駕鵞不再匹故以興新昏且刺幽王黜中后立褒
姒也凡詩中言于飛者有六曰黃鳥于飛曰倉庚于飛
曰雄雉于飛皆單舉一鳥曰燕燕于飛雖重言之然以
比莊姜戴嬀則猶之乎皆雌燕也曰鴻鴈于飛則以有
大小之異要非一族其以雌雄連言者惟鳳凰于飛及
此駕鵞于飛耳卷阿咏鳳凰雖不從配匹取義而左傳
載齊懿氏之卜妻陳敬仲也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
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亦以雄鳳雌凰之
俱飛比夫婦也然則此詩雙舉駕鵞以興
夫婦抑何疑焉興意重于飛不重畢羅

駕鵞在梁

戢其左翼

職韻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叶職韻筆力翻

也梁即無逝我梁之興

梁戢鄭玄云斂也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陰陽相下之義也孔云此舉雄者而言按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鄭孔之說蓋本于此然詩稱戢左翼明以駕駕合言何得謂單舉雄乎陸云止言左翼者蓋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鷺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又張子厚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二說皆通駕駕于飛畢而羅之皆可得所謂飛則為雙也駕駕在梁戢其左翼以相向所謂止則為耦也遐遠也即所云萬年也詩興夫婦之和睦如此故宜其享長遠之福不言祿者舉福可以兼祿也上宜字猶云應爾人與福相配故

曰宜其

乘馬在廐摧

說文解字作剡鄭云今莖字

之秣

叶隊韻莫佩翻

之君子萬年福祿艾

叶隊韻疑刈翻

之

賦也此下二章皆咏親迎之事而因以致其頌

禱之意按昏義云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是則古之先王亦行親迎之禮也孔云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孔子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宋范祖禹論立后疏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于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

謹按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之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于士則一也乘馬四馬也廐說文云馬舍也周禮馬四匹為乘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皐一趣馬二皐為繫一馭夫六繫為廐一僕夫計一廐之馬凡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此乘馬乃親迎時所用與碩人車牽之四牡同在廐則其未親迎之時也毛云摧莖也秣粟也鄭云摧今莖字按摧之所以為莖者以摧通作挫說文解挫為摧是也挫又通作莖以形聲相鄰而混莖說文云斬芻也史記范雎坐須賈于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即此莖也秣說文本作餘云食馬穀也鄭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則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愚按此謂在廐之馬前此無事則莖之今將用之以親迎則秣之也漢廣之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事亦同此父久也見毛傳夜未艾之訓當是以艾乾久益善又方言東齊魯

衛之間凡尊老謂之艾故訓艾為久耳言自今日新昏
以往至于萬年福祿之來永久而不替也蓋祝辭下章
倣此

乘馬在殿抹之摧

叶弩韻取果翻按推字與下綏字雖各有灰支二韻然此推字

通作莖則當用弩韻叶

之君子萬年福祿綏

叶弩韻吐火翻

之

賦也此乘馬在殿與

上章異謂親迎返時也前此將用以乘車則飼之以秣
今既返而在殿則仍飼之以莖也綏爾雅云安也徐鍇
云升車必執綏所以安也綏者所執轡之總也此承上
章艾之言久而不替則安而不遷矣言外見大昏關係
之重如此今申后安在乎失意一
人是謂永訖甚為王惜此盛禮也

駕鵞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謂諸侯所以報天子申培說謂諸侯祝天子之詩朱子

謂諸侯所以答桑扈亦頌禱之詞三說皆同然於駕鵞乘馬之解不可通也序則云刺幽王也思古

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其意以前二章言鴛鴦為交于萬物有道後二章言乘馬為自奉養有節牽強附會如此蓋無理之尤者

白華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作

此詩

出朱傳

按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

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白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釐而歲之乃吉於是布帛而策告之龍亡而釐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釐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釐化為玄龜以

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訖而遭之既筭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謡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逝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據本紀褒姒為后事在幽王三年則申后見黜當在是時金履祥通鑑前編謂三年王始嬖褒姒至五年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不知何所本然大約誤也汲冢竹書亦載三年王始嬖褒姒而不言立之為后或亦醜其事而微之及五年書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書立伯服為太子而鄭語史伯有云王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則生伯服乃在褒姒為后之後皆與本紀不合綜而

襄之廢后立后事最在先即幽王三年事其後伯服
生宜曰心懷疑懼始出奔申又三年而伯服稍長故
遂立之竹書之紀事確矣孔穎達云厲王之末流彘
之歲也毀齒曰齒女七歲而毀齒十五而笄帝王世
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
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
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
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
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
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
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
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白華菅兮白茅束

叶屋韻讀如連蘇木翻

兮之子之遠俾我獨

屋韻

兮

興也白華爾雅云野菅毛傳云已漚為菅孔云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解見東門之池篇陸佃云管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
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按束皙補白華詩云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白華絳趺在
陵之陲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
處子無營無欲推是以思則白華之美信矣茅解見野
有死麕篇茅亦潔白故曰白茅孔子謂茅之為物薄而
用可重為其可以為藉又祭祀亦用之以縮酒然詩人
觸物起詠寄意不同故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化而為茅則亦賤茅之辭此詩取茅與管對言正以管
茅同類但管韌茅脆管比茅為有用故申后以管自喻
而以茅喻褒姒也又左傳引逸詩云雖有絲麻不棄管
蒯雖有姬姜不棄樵悴則管蒯乃樵悴之比而白茅用
之于宗廟祭祀或取以包裹禮物其崇重可知亦褒姒
得時之比束說文云縛也束薪之束字从口木嚴粲云
白華柔韌宜為索則刈取之漚以為管白茅不可用則
以纏束白華而已管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宜也歐陽

修云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
並居按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皆以助后治內事是亦管茅相須之意孔云寵褒似
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韜管之子鄭云斥幽王也俾
使也我朱子云申后自我也獨單也劉熙云鹿也鹿鹿
無所依也今之子遠棄我而不相親近使我單獨失所
則不獨管茅無別且

英英

韓詩作
決決

白雲露彼管茅

尤

韻迷侯翻姚旅謂古本作英
英白露霜彼管茅不知何據

天步艱

豐氏本
作難

難之子不

猶

尤韻興也草華而不實者謂英李云白雲水土輕
清之氣未為層雲也而英英如花朶然露者顯露之

義大凡天清明則夜氣降而為澤其名曰露若有雲則
無露矣故言物之隱而忽見者以露稱之如露臂露身
之類是也此刺幽王不明言白雲在天非能如日月之
明也然猶能下炤庶物如管之非茅茅之非管一一顯

露其下了然可指豈有遁形今王惑于嬖寵不知管之
可貴茅之可賤猶之涇渭莫辨玉石無分則非特明有
愧于日月抑亦白雲之不如矣天步猶天運天步艱難
以天下將亂言繇王寵褒姒故天下將亂也猶謀也孔
云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繇來而寵之以代后
將至于滅國乎詩人深見狐媚惑主乃宗社危亡所係
故欲王之深思而自得之痛之至也鄒忠肅云后實天
步是慮豈直為己之失意永訖發哉愚按英英白雲露
彼管茅中上章白華二句天步艱難之子不
猶中上章之子二句此上二章皆諷幽王
池 說文豐本 **北流浸** 陸德明豐 **彼稻田** 先韻亦叶真 **漉** 說文
俱作沱 **俱作沱** 本俱作寔 **彼稻田** 韻他因翻 **漉** 作漉
陸本豐本
歌傷懷念彼碩人 真韻亦叶先韻奴延翻
俱作歌 **歌傷懷念彼碩人** 興也漉毛傳說文皆云水
流貌池說文作沱無池字今按水自江出者別名為沱
意凡大水枝流別而為小水者亦皆可以沱稱穿地通

水曰池亦其類也水經注云鄠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滈池合水出鄠地西而北流入于鄠滈流浪也而世傳以滈池亦名矣鄠地又北逕于渭九域志云京兆府冰池名長安漢建元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滈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今按滈池北入鄠鄠北合渭則是皆北流矣故鄭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也鄠鎬通用浸字本作變漸漬之義羅願云稻性宜水故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掌稼水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愚按稻田下流所歸之地故以喻褒如觀一彼字可見嚴云池水漉然北流則止能浸彼在北之稻田耳喻幽王之澤有所偏也嘯歌者既嘯而復歌解見江有汜篇謝枋得云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也傷懷者懷思往事而自傷也念說文云常思也碩人朱子云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愚按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凡言碩人皆稱彼者以幽王既愛褒姒非已所

敢親故也此詩意不專刺王與下章皆是自鳴其不妬
忌之意言褒姒未正位中宮之先王澤雖偏于彼亦繇
我能容之何幽王之不知返念所以追懷往
事憮然欲絕也蓋於怨恨之中寓感動之意
樵彼桑

薪

豐本作新

印烘于堪

侵韻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侵韻

樵據說文是

散木之義漢書音義又訓取薪者為樵孔云樵者薪之
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猶薪是
獲薪也桑雖嘉木但鳩食其甚則淫故祇之蚩蚩篇取
以自况此舉以喻褒姒亦刺淫亂之意又程大昌云吾
微之桑春每氣應土脉欲動木津未上則相與腰刀相
其良鹽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工達者
或又半枯半萎不善出葉者率皆刪剝棄之不使分其
正力俗語謂之刺桑言能剪惡存好也張堪守漁陽勸
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夫桑枝以無所
附著為貴則是常加刪剪而無有交戛相防者矣按據

此則桑木之可析為薪者乃附枝耳亦庶妾之比大木
可析者謂之薪印字从匕从尸與維王之印从工从邑
不同爾雅訓印為我詩人涉印否是也郭璞云印猶缺
也女人稱我曰缺其語轉故曰印烘爾雅說文皆云燎
也堪爾雅說文皆以為炷郭云今三隅竈也孔云炷者
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然火炷物
若今之火爐也上章言北流浸彼猶曰王之自幸之而
我姑能容之耳此興言取彼外來之桑木為薪我則特
為置之于燧以共炤燎之用不使有積薪之嘆也意褒
如初來時中后必有進之于王而讓之當御之事則不
徒能容之而已幽王寧不知之乃今之待我何如能不
使我撫今思昔而勞病我之心乎此上二章刺王而兼
諷褒

鼓鐘

韓詩外傳
亦作鐘鼓

于宮聲聞于外

魚叶隊韻
翻

念子慄

慄

陸本豐本

視

豐本

我邁邁

叶隊韻讀如昧

莫佩翻

韓

俱作慘慘

作眈

作眈

作眈

作眈

作眈

詩說文豐本俱作怖怖云

作怖

作怖

意不說好也又很怨也興也鼓鐘擊鐘也擊鐘于深
宮之中而其聲必徹聞于外喻誠之不可掩蓋反興也
韓詩外傳云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
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
外也又云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
其心願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感然
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
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
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
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子指王也懔
說文云懔懔不安也陸元朗云懔不中也非一念之而已
故曰懔懔邁說文云遠行也王之視我望望然去之不
顧若邁而又邁然者遠之甚也朱子云鼓鐘于宮則
聲聞于外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程子云此
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懔懔然憂戚而曾不能感
動視我邁邁然而去愚按此承上文兼諷褒姒之後而

專諷王言褒似於我固無情者我之誠意或不足以動
彼若王之于我有仇儷之分有相愛之素豈不知我之
愁慘如斯而亦漠然不一動念謂之何哉一說以首二
句為喻宮庭之事不可掩王當端本以善則如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之意於理亦近
之然於下二句興意不甚關切故不從
有驚在梁有

鶴在林

侵韻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侵韻

興也驚毛傳說

驚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
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闘好啗蛇劉楨魯都賦曰綠鷁蔥
驚驚色蓋青也按禽經云扶老強力注謂食之益人氣
力走及奔馬即此一名舍利北史後魏明帝時嘗獲驚
鳥於宮中養之崔光以為此貪惡之鳥野澤所有詩所
謂有驚在梁者魏黃初中鶴暫集而去猶以為戒况饗
餐之禽必費魚肉菽麥稻粱之食豈可留意於醜形惡
聲哉梁孔云魚梁也解見衛谷風篇鶴解見鶴鳴篇說

文云平土有叢木曰林陸佃云鶴飛必依洲嶼止必集
林木按驚鶴相類亦猶之管茅然特驚貪鶴潔故興意
以驚喻褒姒而以鶴自喻鄭云驚也鶴也皆以魚為美
食者也驚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與王
養褒姒而餒申后蘇轍云驚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
驚清濁則有間矣今驚在梁而鶴在林驚則飽而鶴則
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驚而棄鶴也歐
陽云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
被遠棄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者王之所為如此所以
使我思之極而至于勞但自傷其所遭之不幸而已

駕驚在梁戢其左翼

職韻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職韻

也駕

驚二句解見駕驚篇駕驚匹耦相隨之鳥雄者名駕雌
者名驚然則駕以喻幽王驚后以自喻梁與上章梁同
敵左翼以相向雌雄和睦之象亦反興也謝枋得云駕
驚不失其匹耦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于駕

焉矣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上章以已與褒似相形歸咎碩人此又專責備之子使之子不二三其德雖百褒似何能為其怨之也切矣

有扁斯石履之卑

支韻 今之子之遠俾我底

支韻 今

興也扁說文云署也从戶

徐鍇云門戶封署也按何晏景福殿賦云爰有禁扁即此石鄭云乘石也周禮夏官隸僕職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謂乘石者王所登上車之石禮書云王乘車於是石登降也設于兩階今按路寢崇嚴其上必有題署而於兩階之間又設有乘石焉所謂有扁斯石也履踐卑下也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絲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意亦類此王起洗乘石賦云承玉趾以增麗拂袞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合詩雅底本作底說文云病

不翅也。按不翅猶言不止。或以為過多之意。蓋言病之甚也。以欲親近之子不得故。至于困病。此詩通篇備極曲折。而條理故自井然。首言妻妾相資。王不宜棄妻嬖妾。若貴賤倒置。恐亂天下。次言己亦素有恩于褒。如固不當傾已而王亦不宜聽之。既又言己誠意不足。動褒如或無足怪。而王不知己之念彼。至待己與待褒如相越之遠。為可訝。既又謂褒如無足責。而獨歸咎于之子。之無良。蓋至是始露其怨王之意。然竟不忍決絕。而自嘆其不如乘石。至以俾我底終焉。亦可謂怨而不怒者矣。真德秀云。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為先王之澤與。鄒云。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象。以為交相愛也。解者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也。自夫婦之道苦而谷風之篇奏此在氓庶家。猶羞稱之。況為天下主乎。記云。無以嬖御人。疾莊后。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者。為龍縶之妖倖。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於是乎淪矣。史遷謂妃匹之際。或雖合而不

能成子姓或能成子姓而不能要其終人能弘道無如
命何是故京室將隆任姒幸逢其盛宗周將滅申后不
幸遇其艱豈非命也哉讀白華之雅有餘恫焉嗟夫周
失中后而殞於戎衛失莊姜而燔於狄聖人錄白華及
綠衣終風諸篇以著旤敗之
原非直為怨婦寫悵惻而已

白華八章章四句

序云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

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
人為之作是詩也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
申三字郝敬云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為白華之
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白能為小弁之親
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
序不可易也今按謂此詩為周人代申后作亦無
不可但漉池二章自是申后意中事恐非外人所
能及至若驪山之事舉以責宜白則可舉以責申

后則不可何者宜曰身在中國親與逆謀何所逃
罪故小弁之詩序不謂宜曰作愚深信之若申后
被廢未必大歸又幽王遇弑事在十一年距廢后
時蓋已九載此時申后存亡亦未可知鄒氏忠肅
謂觀于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離宮
其賦白華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論為允若申
培說以為幽王廢姜后后歸申作此然他書絕無
載后歸申之事故不足信子貢傳但存申后二字
而缺其
二字

車牽刺幽王也王以褒姒為后宮中之人醜之思得

賢女代之為后焉

序以為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

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愚按以此詩為刺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近之但竊

意是宮中之人所作如謂出于大夫則于好友酒榘歌舞等語俱不可通讀者詳之因憶漢許后之廢也成帝欲立趙飛燕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宜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異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與此詩惡褒似而思賢女意雅相類或疑何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婚則此時申后以廢黜故或幽憂而死亦不可知但經傳無明文耳

間闕車之牽

叶曷韻何葛翻左傳作轄

兮思變季女逝

叶屑韻食列翻

兮匪

饑匪渴

曷韻亦叶屑韻巨列翻

德音來括

曷韻亦叶屑韻紀劣翻

雖無好友

羽軌翻 式燕且喜

紙韻 賦也間襍也厠也橫木持門者為闕即門牡也車之橫軸似之加

鐵于軸端使鐵與木相間而不得脫是謂間闕下文言
牽是也今人以馳驅為間闕義亦本此牽說文云車軸
尚鍵也兩穿相背孔穎達云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變
說文云慕也季女謂女之少者逝往也言所以設此間
闕之牽者為思慕彼少女之故欲以車往迎之使代褒
姒為后也此虛擬之辭曰思變則非有其人可知知饑
也渴通作漱說文云欲飲也今經傳中凡漱字俱作渴
括當依釋文作佻說文云會也言思慕此季女之深非
饑而若饑非渴而若渴所以然者欲聞其有德之言來
與我輩相會聚也思季女之德音亦以刺褒姒之不德
也雖無好友官人自謂也官人從王后之後魚貫以事
主亦有友之義焉式發語聲燕通作宴安也言我輩雖
無可為季女之好友然使得季女而
事之亦庶乎心安而可以自喜樂矣

依彼平林有集

維鵲

蕭韻

辰

列女傳作展

彼碩女

豐氏本作人

令德來教

叶蕭韻讀如澆堅堯

翻式燕且譽

叶遇韻讀如

好聲爾無射

叶遇韻都故翻

云倚也平林毛傳云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集說文云羣鳥在木上也薛綜云雉之健者為鷩尾長六尺陸璣云鷩微小子翟也走而且鳴音鷩鷩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聚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鷩兩足之美有鷩者似鹿而小也禽經云火為鷩亢為鷩王安石云鷩字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陸佃云鷩走且鳴行止不能自舍女有取節爾夫雖等雉也類有不同則其取以擬象亦因以異若王后翬衣夫人揄翟公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鷩又下鷩一等故取以況衆妾說文以為雉十有四種字或从弟以此故也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鷩言王后無妬忌之行險詖之心能庇其所賴而淑女從焉則如平林之集鷩雉也辰北辰也論語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北辰之象也碩

大也。碩女，即季女。前據其在家而言，則第稱季女。此以正位中宮而言，則尊之為碩女也。辰彼碩女者，擬碩女于北辰尊而仰之。若史之稱韓愈，謂學者尊之如北斗也。令善也。令德來教，謂以令德之言來相訓告，即上章所謂德音也。衆妾尊之為北辰，而望其來教，即末章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時褒姒已立為后，而宮人之言如此，則其嫉褒姒無德甚矣。式燕解見上章，譽說文云：稱也好猶愛也。爾爾碩女也。射通作戮，說文云：解也。碩女有德音，可以教人，故衆妾皆心安之，且相與稱道之。悅慕爾碩女，終無有解釋之期也。嚴云：悅彼所以惡此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

尾韻

雖無嘉穀。

豐本作奇

式食庶幾。

幾幾相應為韻，亦變體。

雖無德與女。

音汝，叶麋韻。讀如乳藥主翻。

式歌且舞。

麋韻。

賦也。首章言往逆次章欲其立以為后，此章則虛擬其初至時也。旨嘉皆美也。穀通作奇。徐錯云：謂肉已修。

庖之可食也。或云：凡非穀而食，皆曰胾。治中饋者，衆妾之事。故以酒釂言。時幽王與褒姒沈湎無度，其見于頡弁之詩者，方且酒必求旨，釂必求嘉。此欲反其所為言。我雖無美酒，穀以為供，具爾庶幾飲之。食之萬不至如褒姒之厭縱其口腹也。與如與人為善之與朱子云：猶助也。女朱子云：亦指季女也。既又內自循省言。我輩雖自愧無德，可以助女。然忻喜之深，誠不自禁其咏。猶舞蹈之不置也。雖無德與女，即首章謙言：雖無好友之意。又左昭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此雖斷章取義，然亦可見式歌且舞為賤者之事也。

陟彼高岡

陽韻

析

豐本作非

其柞薪

叶陽韻

思將翻

析

其

柞薪

上見

其葉滑

語韻

今鮮我觀爾我心寫

計語韻

今興也

此章

言欲黜褒如也褒如時為王后不黜之則季女無繇得立故首以析薪為言說文云陟登也岡山脊也析破木也柞郭璞以為栩即柞櫟也解見鵠羽篇周處風土記云厯山在始寧鄞鄉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櫟故曰厯山羅願云柞生南方葉細而密今人為梳用之齊民要術稱柞砍去尋生料理還復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搏薪樵不在此數然則為利亦博矣大木可析曰薪所以施炊爨者孔云言為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滑葉得露而潤澤之貌解見蓼蕭篇曹居貞云柞堅忍之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附著甚固孔云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為薪析伐其柞木以為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滑滑然茂盛兮為其蔽岡之高故伐而去之以興褒如其惡衆多為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也歐陽

修云夫豔嬖之興常在主第稠既接則情與愛遷顏
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
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儉壬
甚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于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
怙不自覺也鮮通作尠少也鮮我觀爾與鮮我方將意
同寫爾雅注云有憂者思散寫也解見泉水篇詩詁云
接見曰觀郝敬云柞生高岡其葉滑然豔妻方燭猶是
也惟彼碩女世所鮮有我得觀之易柞薪而為良木心
憂亦傾高山仰陽韻疑剛翻陸德止陸本豐本
寫矣明本豐本俱作叩俱作之景行

行

叶陽韻
戶郎翻

止

史記豐本
俱作之

四牡駉駉六轡如琴

侵韻

觀爾新

豐本

昏以慰

韓詩作愠
云恚也

我心

侵韻

興也

仰說文云舉

也景說文

云光也鄭云明也上行字謂道也下行字謂人之步趨
也劉熙云兩脚進曰行行伉也伉足而前也此興季女

之賢可為師法與令德來教相應言山維高則人共瞻望而仰之彼培塿奚仰焉大道之燦然可見者人則共往來而行之彼邪徑奚行焉深譽此所以痛斥彼也亦卑人不可以為主之意韓詩外傳云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表記引此詩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徐幹云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繇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雖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按此雖非詩義然借意甚精四牡六轡女來時所乘之車

即首章所云車牽也駢駢解見四牡篇如琴猶如舞調和之意慰說文云安也嚴云我願具四牡之馬駢駢然行而不息調其六轡如琴聲之相應以往迎此賢女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愚按通章皆虛設之辭非有是人非有是事

車牽五章章六句

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義取此詩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子貢傳繫此詩于宣王之世云樂親昏也朱子亦以為燕樂其新昏之詩申培說則云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若然皆當入風何緣得入于雅况文義又多所未協乎抑聞之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申培之說何居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此又可以破子貢及朱子之說

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出序愚按此刺幽王寵任昏姻而疎遠同姓之詩序所謂讒佞指昏姻也申

培說與序同魏文帝報曹植詔曰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前漢書王音與王譚有隙杜鄴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所為作也

駢駢

陸德明本引說文作弼弼今按說文角弓翻路史

豐本作偏

其反

叶先韻分遭翻

矣兄弟昏姻無胥遠

叶先韻於圓翻按反遠皆屬阮

韻依下章以遠叶然故當用先叶

矣

興也駢字本作駢當依說文通作駢云用角低卽便也毛傳云駢駢

調利也角弓朱子云以角飾弓也考工記云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又云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角愛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言六材之中惟幹與角為要幹者弓身也角附幹而安故指幹為強也愛讀如掌距之掌宛之為言引也引之弓體不辟戾謂之無負弦也幹善則張之如水之順流角善則引之無負弦其狀如環然及放矢後能無失體亦如環然此弓之妙也翮說文云疾飛也朱子云反貌蓋疾速而反之義反說文云覆也謂弛弓時弓外反而去也詩意言王於兄弟昏姻無偏用偏舍之理如弓之一張一弛角幹亦有互為內外之時張時則角在內幹在外弛時則幹在內角在外交王惟一于任昏姻而不任兄弟則是弓有張而無弛角恒在內幹恒在外也兄弟與君同體為幹之況昏

姻本乎人合則外來附麗者乃角之况耳詩為昏姻發
論故特舉角言兄弟乃同姓之通稱今按頍弁之詩為
幽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篇所言皇父卿士
番采蹶擣輩大抵皆褒姒姻婭故漢書谷永云古之王
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謂行于內勢行
于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
序抑褒閹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
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閹門治而天下
亂者也又正月之詩亦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意皆指
此觀此詩第三章但言兄弟不言昏姻其為嘲刺之意
明矣或又見頍弁末章兼舉兄弟甥舅疑此亦因言親
親而并及之豈知王者於異姓之臣通呼甥舅此特指
言昏姻自是私門嬖倖瑣瑣撫仕之流與汎言甥舅自
別無通作毋戒辭也胥相也無胥遠矣言王之視兄弟
不必與昏姻大相懸絕也怨恨而規戒之左襄八年范
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賦角弓昭二

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

爾之遠

見前

矣民胥然

先韻

矣爾之教

效韻

矣民胥

潛夫論斯

做

效韻左傳

矣

白虎通

作欲民

斯效賦也爾爾幽王也遠字承上章而言然通作然說文云語聲也民胥然矣猶言民亦相與如此也上所施下所效曰教做本作效說文云象也下二句只申上二句爾幽王視兄弟不如昏姻則自此以往恐下民亦將無不然者繇爾居上位實以此教之故民皆相與則而象之也抑親昏姻疎兄弟恒情類然況重以上之教乎重致其警醒之意左昭六年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

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遇不

令兄弟交相為瘡

叶遇韻俞戍翻賦也令善也按令乃發號之義舊皆訓善不知何據疑

通作冷華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冷雖水名必水之流而清者人之無欲自得亦如之故有善義與寒冷之冷不同彼字乃从ㄣ即氷字此令兄弟意為作詩者自道之辭綽說文云緩也裕說文云衣物饒也綽綽有裕與孟子云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意同交鄭云猶更也瘡毛云病也言王之親踈失宜如此在此宗族之中有令善者固綽綽然寬裕不以介意其不善者激於怨毒不能自制則與昏姻交相構釁而為王之病矣愚按此必為王朝卿士相與爭政而作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民說苑後漢之說苑無良陽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相怨一方

陽韻

受爵不讓

叶陽韻如羊翻

至于已

音紀斯亡

陽韻賦也良

善也相怨一方正無良之實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至相怨顏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又鄭箋云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朱子云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此皆名理之言然似非詩意禮記疏則云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各在一方不相往來韓詩外傳則云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按經言民則非屬有位言相怨則非指怨上故皆不取爵錢氏云酒爵也至于已斯亡者嚴粲云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鄧元錫云怨不在大獻酬而讓細矣受不讓而怨茲生或以死亡子公之嘗龜是已愚按此承上章言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固無足怪大

凡民情好勝護前罕有善者彼執其一偏此亦執其一偏誰肯相下往往非有積怨深讐但一爵之酒受之不讓遂至逞忿以亡其身況事有大于此者使其彼此之間得意與失意相形慚忤恚怒亦勢所必至者已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舊說以受爵不讓謂受爵祿不辭讓故荀子引此詩云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于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孔穎達云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較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禮設辭讓之法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辭為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此于理亦通但據經以民為言則似

無爵祿之可爭耳又蘇轍解至于已斯亡謂民于受爵
不讓之人皆知尤之而至于已則亡其非此所謂一方
也其說與韓詩外傳合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
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
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
不能自知也詳詩中俱無此意今皆不取
老馬反為

駒

叶遇韻如遇
翻隔句各叶

不顧其後

叶虞韻
后五翻

如食宜

韓詩陸本
皆作儀

餽

遇如酌孔取

虞韻
馬喻當

此章專刺昏姻之竊位者老
當時實事而言蓋時有讒已以取其爵位而不自度其
不勝任者朱子云如老馬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

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餽字本作飲說文云燕食也毛
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飲周語單穆公云夫禮之立成
者為飲昭明大節而已注謂立成者立而行禮不坐也
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鄭云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

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孔穎達云孔所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老子孔德之容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按孔空以古音同通用此二語蓋反言以規之言如食者但宜于舉立成之禮而已不可過食而無節如酌酒者必于其孔焉取之若孔已滿則無以為容受之地皆諷其知止足也一說饅飽孔甚也言其惟以得爵祿為快如食者但知稱其饅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按此則與上章受爵不讓之喻相為映發亦可從

母教孫

豐本作變

升木如塗塗附

叶遇韻

君

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叶遇韻朱戌翻王之棄兄弟而任昏姻而不知其

比也此章專刺

皆假合不足恃也孫字本作變亦作穰說文云貪獸也爾雅云孫媛善援媛亦作猿孔云孫則猿之輩屬非猿也按孫之類有五種一曰猴亦名獼猴狀似愁胡故謂之胡孫或謂之王孫也老者為衛猴也一曰為母猴也

好爪下腹亦謂之沐猴。母沐音通，非以牝稱母也。一曰：攫獸，攫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一曰：禺頭，似鬼，母猴之屬，其一則猱，亦作躁，司馬相如賦：「蜺蜺攫猱，顏注云：今猱，皮為鞍褥者，非獼猴也。」陸佃云：猱，蓋猿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尾作金俗謂之金線猱。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臥褥鞍被坐毯，猱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抑之，惡其為深患也。猱一名猱，顏氏以為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塗泥飾也。按服虔云：猱，人古之善塗者。師古云：猱善拔拭，故今謂塗者為猱。人樂記所謂及優侏儒，攫襟子女不知父子是也。附本小山之名，故取以為附麗。附益之義，詩以猱刺昏姻之小人。猶史言沐猴而冠之意，真猱自能升木，假則安能王。毋庸教之言，不必以假當真也。此輩呼朋引類，實繁有徒，猶如攫人之相附麗，彼亦塗飾此，亦塗飾，皆非其本來面目。與天屬之親異矣。王信任之，亦何為乎？一說：小人之性本能為。

讒佞今王又好以來之是猶教孫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亦通君子指王也徽說文云三糾繩也慎徽五典之徽取人倫相綰結之意與下文屬字相炤猷謀也小人指民郝敬云君子小人以分而言即德風德艸之意屬說文云連也徐鍇云以相聯屬若尾之在體故从尾此與第二章反應言在上者若能親其骨肉有綰結而不可解之謀則小民效之亦皆連屬而相親矣論語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此之謂也

雨

去聲後同

雪漙漙

蕭韻漢書韓詩外傳俱作庶庶

見

韓詩作瞤云見日出也荀子作宴

覲

荀子作然豐本作瞤後同

曰

韓詩漢書荀子韓詩外傳豐本俱作聿

消

蕭韻

莫肯下遺

荀子

式居婁

荀子豐本俱作屢

驕

蕭韻章同自上而下曰雨漙漙陸

德明云雪盛貌見顏師古云無雲也覲說文云日見也从日从見毛云日氣也顏云無雲日氣始出也消釋也

詩經世本古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之五

鄭云雨雪之盛漚漚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孔云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愚按雨雪喻昏姻之進讒言于王以離間兄弟者序所謂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者也然使王心稍一憬悟如日氣之見于天則讒言有頓為衰止之勢以陰不能勝陽故也陸佃云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劉向云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絲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諧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漚漚見暝聿消與易同義莫之言無也肯之言可也皆以聲轉通用言王之意有所不可于此也下降遺棄也張子厚云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

遺棄之也式發語聲居謂居于王所婁鄭云斂也按婁
之訓斂當通作樓說文云曳聚也爾雅又通作樓云哀
鳩樓聚也馬之高者為驕故有驕驚之義言王既信任
此輩俾之居于王所且日招集諸驕驚之人與之同惡
相濟也荀子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
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
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
鄉則不若偕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賤薄曲直
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
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
曰雨雪瀼瀼見曉幸消莫肯

雨雪浮浮

尤韻

見曉曰

豐本

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

作流

尤韻

如蠻如髦

豐本作髦

我是用憂

尤韻

興也

浮浮劉

地上也王安石云積之高則浮浮流義比消為深毛云
流而去也蠻毛云南蠻也孔云爾雅八蠻在南髦通作

髻說文引詩統彼兩髻今詩文作髧彼兩髧可證鄭云
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孔云牧誓曰及
庸蜀羌髧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
彼髧此髧音義同也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髧國之地
有髧州如蠻如髧亦指譏人言兩舉之者見其人之不
一旦比驕為又甚矣朱子云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我是用憂者憂其為害無底止也唐士諤云昔辛有適
伊川見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應也如蠻如
髧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
哉韓詩外傳云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畏義而
節知即明達而類愚即端慤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
而達達即寧而容窮即納而詳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
心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即毒賊而亂喜則輕易
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
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

入則為鄉里憂混然無道此明王聖
主之所罪詩曰如鸞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

子貢傳唯有兄弟不三字其大指與序說合然兄弟之離心繇

王聽信昏姻之讒佞則從無明言之者劉向引此詩以為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今按此詩作于幽王之世殆無可疑分屬之屬似無據

頍弁同姓刺幽王也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

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踈遠宗族無繇進其忠告其

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

出嚴粲詩緝

序云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

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嚴粲云族人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

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謂刺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郝敬云幽王日與羣小酣于酒親族疎遠無繇得聞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為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為酒也愚按劉向列女傳稱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是可為幽王酣酒之證

有頍者弁實

豐氏本作寔後同

維伊何

歌韻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叶歌韻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歌韻豐本作它

蔦與女蘿施于松

拍

陌韻朱傳大全讀詩記豐本俱作栢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

陌韻詩緝類

奕

俱作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陌韻陸德明本豐本俱作繹賦而此也類說文云舉頭

也陸德明云著弁貌弁毛傳云皮弁也孔穎達云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有類者弁指幽王也實通作寔寔之言是也爾亦指王也旨嘉皆美也言有舉首而冠是皮弁之冠者是果何所作為乎不過日從事于飲食而已爾之酒爾之殽必求其精亦既具美矣而自旨酒嘉殽而外曾有所繫念否耶今我輩之叩閣求見者豈有異人疎遠者乎皆王同姓兄弟至親情誼闕切將有所建白于王而非有他故也若下文所云是也薦郭璞云寄生樹也廣雅作鵠爾雅寓本宛童即此陸璣云葉似當盧子如覆盆赤黑甜美本草一名寄屑圖經云是烏鳥食

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華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女蘿一名蒙說文云玉女也陸德明云在艸曰菟絲在木曰松蘿羅願云女蘿菟絲其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釋草謂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云別四名則是謂一物也廣雅謂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則是兩物陸璣亦云今菟絲蔓連艸上正黃赤如金藥中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春而細長無襍蔓故山鬼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何與菟絲事然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幕幕菟絲花北陵青女蘿樹絲來花樹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曰菟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艸猶一心人心不如艸則古今多知其為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上者釋

草女蘿菟絲或亦此義耳施者纏繞之義解見芻蕘篇
松柏二木名林兆珂云史記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宮
闕按薦與女蘿諸公自比松柏則以比君相也陸佃云
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
所執桓圭者以此時王任號石父為卿士國事日非危
亡不保故言我輩皆託命于君相所以醒王也嚴云薦
與女蘿延于松柏之上視松柏以為命松柏殞則二艸
亡矣奕說文云圍碁也弈者舉碁不定不能勝其耦故
凡人之對弈勝負在念無暫置者今心憂有似之也或
以大解則當通作奕言所憂甚大也懌亦悅也按悅懌
義同連言似無意味當依陸本作繹抽然為繹人之抽
引其思緒似之故書曰庶言同則繹孔子曰與與之言
能無悅乎繹之為貴是也今王疎遠族人使之不得親
近故我未見王則憂心弈弈然以我輩與王死生存亡
相關而無繇効其忠告其憂可知倘既見王則忠言得
以上達庶幾王之忻然有當于心而深思吾言矣又蘇

轍云兄弟之於王譬如萬籬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

弁實維何期

支韻陸本豐本俱作其

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支韻豈伊

異人兄弟俱來

叶支韻陵之翻

薦與女蘿施于松上

叶漾韻時亮翻未

見君子憂心忼忼

叶漾韻古與方同音柄亦作枋可證

既見君

子庶幾有臧

叶漾韻期約也王寵任小人則所期約者不過號

賦而此也何期言何所

石父之輩耳爾殽既時者楊氏云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具通作俱偕也來至也言

我同姓兄弟皆來見王非止一二人之私憂過計也前言松柏此變言松上者專責王也王實制命當自為社

稷計奈何令小人敗之使同姓兄弟有危亡不保之憂乎忼說文云憂也毛云憂盛滿也按忼从丙得聲丙位

南方火地也心火上炎因狀憂為炳也所憂非一故亦
奕炳炳皆重言之臧善也庶其以吾言為善則改圖有
機猶云庶
曰式臧也
有頰者弁實維在晉有韻爾酒既旨爾殽既

阜有韻宣伊異人兄弟甥舅有韻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韻爾雅陸

本俱作寬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霰韻樂音酒今夕楚辭章句作昔君子

維宴霰韻賦而比也弁所以莊首羣臣之戴王亦如
衣服之有冠冕也此兼有興義孔云穀梁傳云弁

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
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劉熙云土山曰阜阜
者厚也鄭云猶多也不但嘉而且時不但時而且阜遊
進之辭也爾雅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為甥姊妹之夫為甥母之兄弟為舅母之從夫兄弟為
從舅妻之父為外舅按此則甥舅之稱其類不一今世

惟母之昆弟妻之父妻之昆弟有舅名已女之子已之
婿姊妹之子有甥名其他不然非古法也許慎云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劉熙云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于外孔
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前只言兄弟此兼言甥舅者見
無人不知國之將亡故合辭求見以冀王之悔悟也孔
云先集者謂雪集聚也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
自上下逢遇溫氣漸釋集聚而搏謂之霰說文云霰積
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曾子
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爾雅作霰陸佃云爾
雅雨雹為霄雪雹從覲省霄從消省詩見覲曰消蓋雪
以微溫搏之故散而成雹郭璞所謂冰雪襍下謂之消
雪是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今名瀟雪亦曰
濕雪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則危亡
之兆見矣霜霰陰剛之微也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
後雪至故詩易以為始亂之象嚴云霰集雪即繼之不
待遲久而死亡之兆已見近在旦夕無多日矣上二章

言以未見王為憂其辭猶緩也未章言國亡無日縱得見王其能幾乎其辭甚迫矣所以警告于王者至剴切矣邨云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惟怡然宴樂長夜之驪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頽弁之謂乎愚按此詩亦求見于王而終不得見之辭憂而繼之以怨矣

頽弁三章章十二句

子貢傳以為燕親戚之詩中培說以為燕王族之詩朱傳

合之以為燕兄弟親戚之詩今玩末章詞旨哀傷果可與伐木行葦例觀否耶朱子云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臺他人是保之類然如彼雨雪二句當作何解即如所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此老至則將死之徵亦牽強甚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不以微薄廢禮焉

出序惟故思下有古之人三字

今去之愚按古者蔬以芼羹未聞徒羹瓠葉者庶
羞有兔及兔羹兔醢未聞炮炙純用兔者必如毛鄭
說以為庶人之禮則篇中何以有君子之目乎序謂
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古之人三字殆刺語也惟
謂刺幽王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者深得之誦頌升
之詩旨酒嘉猷徒為羣小設而兄弟甥舅總不得沾
其餘滙分其一嚮故寓言瓠兔以諷若曰何時得被
此禮乎是亦足耳郝敬云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
之娛自損幽王日荒于酒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
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
牲牢饗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諉之意

幡幡瓠葉采之亨

叶陽韻鋪郎翻
豐氏本作言

之君子有酒酌

豐本作勺

後言嘗

陽賦也幡幡悅之類說文以為書兒拭瓠布
也瓠之葉似之非一葉而已故曰幡幡瓠

解見碩人七月南有嘉魚諸篇羅願云其葉可為菜采
說文云拊取也亨鄭玄云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按菹者酢菜之名徐鍇以為米粒和酢以漬菜也
孔穎達云知為菹者以禮飲酒為菹醢故也君子謂主
人若此詩意所稱則指王也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謂
挹酒而實之于卮也言者語辭嘗徐鍇云試其味也
王安石云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愚按此嘗之當
謂使客嘗之臣侍食于君有先嘗之禮左昭元年趙孟
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
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
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所欲也又何不敢乃享
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家

宰矣乃用一獻按戒趙孟之戒猶告也謂告以享期

有兔

後漢書注作菟

斯

鄭玄本作鮮

首

炮

陸德明本作魚

之燔

元韻亦叶先韻汾公翻

之君子有酒酌言獻

叶元韻虛

言翻亦叶先韻汾公翻

之

賦也兔獸名蟬史云似羊而小長耳短足大者不過二斤亦見巧言篇食物本

艸云兔為食品之主品羅願云冬月唯斲木皮至春艸長麥繁而肉反不美按儀禮公食大夫云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鴛禮記內則篇紀諸膳共二十豆與儀禮同雉兔鶉鴛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惟上大夫得有之然不過二十豆中之一耳又有以兔為羹者內則云兔羹和糝不蓼言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也又云雉兔皆有芼言雉羹皆有芼菜以和之也又有以兔為菹類者內則云兔為宛脾按青箱記云古稱兔無脾今有宛脾之名其制後人所未詳也有以兔為醢者周禮加豆之實芹菹兔醢內則云脯羹

兔醢言食脯羹者當以兔醢配之也此詩單舉兔一物而又以炮炙為言皆禮所不載孔云有兔斯首謂惟有一兔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皆云惟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燂之且有炙之則非惟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李氏朱子皆謂兔以首言猶數魚以尾愚謂此說未盡內則言物之不可食者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夫兔既去尻則棄其後臀處不用故但舉首以顯之耳又陸佃云兔尻有九孔今兔於文从九蓋生於兔也炮燂炙三字舊說據鄭箋義謂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燂貫而炙之其為脯腊而乾者則加之火上燂之今按有兔斯首三章同文止此一新殺之兔耳既已合毛與肉而炮之何又有肉之柔處可割截而炙之又于何時乾其肉成脯腊而至今復燂之彼其大者不過二斤而其為用之宏至于如此豈不可笑若謂有新殺

而鮮者又有近殺而柔者又有久殺而乾者則是具三
兔也何不移以治他羞而酷嗜此物若是且觀所言菜
惟瓠葉其禮之薄可知必非具三兔明矣此辨近俚然
於理有妨又於先後文義未合故不容以不辨以愚見
則燔是先事而或炮之或炙之則其後事也燔說文云
燕也兔始殺而執去其毛也與或燔或炙之燔不同彼
乃燔肉耳炮禮記注謂爇燒之周禮地官封人職云毛
炮之豚鄭氏注謂燂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按內則
云炮取豚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
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剗之剗之殺而去其五藏萑
蘆葦之類苴裹也謹通作瑾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
也自是之後則濯手以摩之去其皸膜和之以稻粉之
粥煎之以膏調之以醢醢此八珍之一也賈公彥云鄭
知去毛者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
去毛也此言炮之當亦如是燔毛之後乃以物包裹而
燒之也毛傳云炕火曰炙孔云炕舉也謂舉於火上以

炙之愚按此炙非炙肉當與或燔或炙之炙同解彼為炙肝知此所炙者亦肝之類蓋將炮之時剗去五藏因取而炙之孔疏楚茨篇謂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須近火易熟者遠之肝易熟之物故但用炙是也又藥性本艸謂兔肝主明目亦可食之物若以炙為炙肉則全體既皆炮之矣復何處可用其炙乎然則此詩先言炮之燔之者謂本欲炮之先命燔其毛也次言燔之炙之未言燔之炮之者謂既燔之後先剗出其五藏因擇取而炙之而後乃實物于腹中從而炮之也各有條序非變文叶韻之說又按鄭云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後乃薦羞據下文初言獻之則此炮之燔之乃未獻賓以前事此時尚未薦羞及獻賓後始薦之後二章是也朱子云主人酌以

有兔斯首燔之炙

叶藥韻

之君子有酒

酌言酢

藥韻之

賦也

燔之炙之解見上章孔云今禮鄉飲

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

職畧翻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之君子有酒

羞愚按薦脯醢事在羞庶羞之前此下二章先舉炙後舉炮者亦先脯醢而後庶羞之意倉頡篇云客報主人曰酢朱子云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

叶尤韻

之君子

有酒酌言醕

尤韻

之賦也燔之炮之解見首次二章醕毛云道飲也鄭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

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孔云欲以醕賓而先自飲以導之其實飲訖進酒于賓乃謂之醕也按禮主人導飲之後賓受爵卻不飲奠于席前乃行旅醕之禮交錯以徧卒飲者真爵于篚今此一獻禮薄當無旅酬之事

瓠葉四章章四句

朱子謂此亦燕飲之詩然古無以瓠葉一兔為禮者雖曰物薄

意誠不應喬野如此其何敢信或又以為謙言之味詩詞果謙言之云乎申培氏不著說若子貢傳

謂所以燕大臣
則不根益甚矣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

出序 史記秦本紀云莊公生

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
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莊
公卒襄公代立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
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按竹書紀幽王四年秦人伐
西戎意世父遇虜即在是年則此詩之所為作蓋因
秦師車甲之盛戎慮非敵故復歸世父耳終襄公之
世惟兩伐戎是役之後至平王五年之役則卒于師
矣據史記稱襄公伐戎至岐卒詩不應有在其板屋
之語固知是役
為救世父也

小戎伐收

尤韻

五祭梁

漢書注
作良

翰

尤韻

游

陸德明本作鞠引
沈云舊本皆作斬

環脅

豐氏本作脇

驅

叶尤韻

祛

叶尤韻

錄

又叶過韻

區

又叶過韻

過

又叶過韻

區

又叶過韻

又

陰

剗漆續

叶屋韻

讀如熟

神六

翻亦

文茵

釋名作鞠

暢

豐本作因

本

豐

本作因

暢

豐

本

豐

本

作轂

屋韻

駕我騏驎

過韻

亦

屋韻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沃韻

賦也

小戎毛傳云兵車

沃

沃韻

賦也

小戎毛傳云兵車

沃

沃韻

賦也

小戎毛傳云兵車

沃

沃韻

賦也

小戎毛傳云兵車

沃

沃韻

賦也

小戎毛傳云兵車

沃

沃韻

賦也

小戎毛傳云兵車

沃

沃韻

賦也

小戎毛傳云兵車

沃

沃韻

天子之車也

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

車謂之小戎宜也

賁爾雅說文皆云淺也

舊說以為平

地任載之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當與之內

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是兵車比大車之軫為

淺人之升車也

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深淺言之按

此解亦通然于第三章賁駟二字終覺難解管子有曰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賁

賁者同實

將徒人與賁者同實

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賁

賁者同實

將徒人與賁者同實

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賁

賁者同實

將徒人與賁者同實

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以賁為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

甲不堅密與賁者同實將徒人與賁者同實房玄齡注

卒以器械亦與單身同也此可識棧之義棧之為單以音近耳戎車不載他物故曰棧收毛云軫也孔穎達云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按軫在輿上以載人物故考工記言軫方以象地即車箱是也說文以軫為車後橫木方言小爾雅以軫為車枕蓋但據其後言之耳兵車以馳突攻擊為事故車箱中空無所收載貴取其輕利也五毛云五束也梁說文云歷錄束交也孔云五朶是軾上之飾故以五為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所束之處因以為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軾毛云軾上鉤衡也按小爾雅云軾謂之軾又方言云楚衛之間謂軾為軾車之進退以軾為主車前兩服馬一在軾左一在軾右軾直一木據禮記車制圖云長一丈四尺四寸考工記云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其制從後軾至前軾稍曲而上以便兩服馬之進退不使碍其體膚至施衡之處則駕于衡之上而向下鉤之衡軾端橫木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

扼馬頸亦謂之扼考工記謂之鬲長六尺六寸橫居于轅下而轅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輈也愚因此得服馬服字之義服从舟反聲蓋以兩服馬居輈兩旁得名而說文但以爲車右駢之稱非也或又謂梁輈即所謂輈按說文云輈車輈端持衡者徐鍇解以爲重縛在衡上其非梁輈明矣五分其輈之穹每分各束以皮蓋爲恐曲處多是斷成不隨木理易致折耳按考工記云良輈環漚漚即漆也輈有膠筋之被故輈之良者四環皆漆之也游環毛傳朱子皆以爲輈環非是陸德明引沈云舊本皆作斬斬者言無常處以輈馬外轡貫之以止輈之出左傳所云如輈之有斬無取于輈也據此則斬輈二字原有辨輈解見下斬乃游環之名所謂游環者以皮爲環即皮圈也引兩輈馬之外轡并兩服馬之內外兩轡俱貫于圈內而執之所以制輈馬使不得外出故謂之斬徐鍇以爲斬制其行是也其號此環爲游者取游移之義以其在兩服兩輈背上或前或却

變動不居而陸德明但據駢馬而言劉熙但據服馬而言俱非通義脅驅鄭玄云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駢之入孔云以一條皮上繫于衡後繫于軫駢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按此則左右兩邊皆有以此物正當服馬之脅而隔斷兩駢于其外如驅之使不得相近者然故名之曰脅驅也陰毛云揜軌也劉熙云陰蔭也橫側車前以蔭筌也按軌車下橫木以持輪者亦謂之軹筌橫在車前織竹作之筌在軌之上陰又在筌之上其制為板木橫側車前繫鞵于此嚴繫以揜軌之軌當作軌音犯非是考軌與軹同其義則軹前也據鄭解揜軌垂軹之上當軹之前疑此陰即軹耳鞵毛云所以引也朱子云以皮二條前繫駢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孔云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駢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鞵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駢鴈行明駢馬之首不以服馬齊也左傳稱郵無恤說已之御云兩鞵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鞵皆絕是橫軌之

前別有駟馬二勒也又廣雅以陰勒為伏兔非是蓋毛云白金也劉熙云蓋沃也治白金以沃灌勒環也孔云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然則白金不名蓋謂鋪此白金以沃灌非訓蓋為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續毛云續勒也孔云蓋續是作環相接以白金飾續勒之環愚按陰與勒原是兩物不相聯屬今綴環于陰板而繫勒于環以聯屬此兩物故名此環為續也若蓋則意即今所謂流金是也文茵孔云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劉熙釋名作文鞬云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因與下輦相連著也暢轂毛云長轂也朱子云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王安石云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輪之心為轂轂中橫截者謂之軸考工記云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孔云鄭司農注考工記謂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轂長尺半是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轂按兵

車所以貴長轂者蓋以其馳驅險阻慮轂短則脫輻故也
騏毛云綦文也孔云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
知其色作綦文又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綦也或云蒼
艾色易云震為鼻足爾雅云馬後右足白驪左白鼻又
云膝上皆白惟鼻郭璞云馬膝上皆白為惟鼻後左脚
白者專名鼻也純全文訓之伐收暢轂戎車之制也文
茵車上所用物也五檠梁輶所以馭兩服也游環骨驅
陰勒鑿續所以馭兩驂也終之曰駕我騏鼻則又仍主
兩服而言即下章騏驎是中是也言發語辭君子謂襄
公之兄世父也事見小引下後倣此溫其如玉以德性
言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以世父之溫然如玉則不
堪此任矣故復仇之志雖切而卒至為戎所虜也又聘
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
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
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
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戾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

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
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曰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荀子引孔子之言曰雖有珉之
彫彫不若玉之章章亦引此詩皆無關詩旨板屋朱子
云西戎之俗以板為屋班固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
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酈道元云上邽
故邽戎國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漢改天水郡其鄉居
悉以板蓋屋按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
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以南嶽觀之則知板屋
非獨西陲為然愚按時世父被虜在我地故云然心曲
鄭玄云心之委曲也憂思而至于心亂故今日之具兵
甲以往征亟亟不容已也

四牡孔阜

有韻豐氏本作駟

六轡在手

有韻其駟

是中

東韻

駟驪是驂

豐道生云當叶東韻讀如驄驪叢翻

龍盾之合

有韻

鏐

說文

作

以艮輶

合韻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叶念韻
遇合翻

方何為期

支韻

胡然我念之

支韻
謂駟馬

賦也承上章駕我駟鼻而言四牡皆牡孔阜六轡在手解俱見駟鐵

篇駟說文以為赤馬黑毛尾鄭箋以為赤身黑鬣按此詩所言戎車乃駟馬之車駟駟駟四牡備矣益以上章之鼻不又成五馬乎偶以爾雅求之而悟此章之駟即上章之鼻乃爾雅之所謂駟白駟者也蓋馬有駟色有白色者名之曰駟此本駟馬特上章因其白之在足而題之以鼻此章則因其駟之在體而題之以駟耳又羅願云古者駟非所貴故淮南子曰旁光不升組駟駟不入牲以其犂也陸佃云駟駟中駟駟駟上駟故服以駟駟駟以駟駟淮南子曰駟欲馳服欲步說文云駟黃馬黑喙駟馬深黑色毛云中中服也駟兩駟也孔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駟在外兩馬謂之駟春秋時鄭有公子駟在子駟是有駟乃成駟也盾干也說文云駟

也蔽者所以蔽身扞目以木為之畫龍于上謂之龍盾合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黃震云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艧說文云環之有舌者徐鍇云言其環形象玦通作舛軼毛云駢內轡也按此與陰鞿之鞿不同彼乃引車之鞿此是控駢之轡鄭云塗以舫軼軼之舫以白金為飾也孔云四馬八轡而經傳皆云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駢馬欲入則偪于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軼者納駢內轡繫于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舫也今按一車之內通計轡與革凡十二條在手者六皆轡即服馬內外四轡駢馬外二轡是也游環則總收六轡之皮圈也係之車者其四為革即脅驅陰鞿各皮二條其二為駢內轡即此所謂軼是也脅驅則係之衡與軻鞿則係之于陰板而軼則係之于軾者也各不容混邑犬丘之邑也方將也此溫然之世父望其在邑將以何為期乎按

世父有言曰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已而遇虜故詩人念其入邑之無期也胡通作何聲之近也此世父也胡然我輩念之至是乎自問之辭其所以念之之故至下章始明言之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二語是也

伐駟孔羣

文說文豐氏俱本作各

矛鏐

說文沃

錞蒙伐

釋文作戲

有苑

叶文韻

虎韞

釋文作暢

鏐鷹

蒸韻

交韞二弓

叶蒸韻

竹閉

周禮注豐

氏本俱作韞儀禮注作秘

緄滕

蒸韻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蒸韻

厭厭

平聲列女

傳作良人秩秩德音

叶蒸韻一陵翻盾之合

賦也承上章龍

馬不著甲曰伐駟按戰馬無不被甲者此固其未進戰之時也孔云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章潢云汧渭馬之所產也秦以非子善養馬開國觀小戎所咏信然唐張萬歲雲錦成羣非此地乎今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之上

隴如故而苑馬行太僕之所職者即其事也而馬政不
舉得非有其地而無其人抑亦牧之不得其道也公予
毛云三隅矛也孔云刃有三角蓋相傳為然鏹說文云
矛戟柰下銅鏹也通作鏹孔云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鏹
後其刀進矛戟者前其鏹是矛之下端當有鏹也彼注
云銳底曰鏹取其鏹地平底曰鏹取其鏹地則鏹鏹異
物言鏹為鏹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鏹也鏹鏹朱子云以
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毛云蒙討羽也伐中干也
鄭云蒙厖也討襍也畫襍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孔云
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謂五盾中干櫓
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櫓是大盾
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有襍色知苑是文貌
陸化熙云公予以敵人蒙伐以自衛蓋之畫之俱尚文
采之意毛云虎虎皮也韞弓室也陳祥道云韞弣韞囊
韞皆弓衣也覲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韞而韞韞
皆從韞則古之弓衣以皮為之也爾雅云金謂之鏤鄭

云刻金飾也孔云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胃也補傳云謂弓室之胃也言以虎皮為鞬而以金鏤飾其胃也嚴粲云傳以膺為馬帶疏釋之為鏤胃之鞬即鉤膺也然采芑鉤膺鞬革崧高鉤膺濯濯韓奕鉤膺鏤錫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為馬胃之帶此首言虎鞬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鞬二弓竹閉緹滕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為彼鉤膺也交鞬二弓孔云交二弓於鞬中謂顛倒安置之王安石云鞬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竹閉一名鞬亦作批周禮注云弓檠也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緹說文云織帶也毛云繩也滕約也弓體欲正故必以竹為閉象弓之形納于弓之裡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鞬即考工記所謂緹也陳祥道云批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緹以繫之故亦謂之緹如此則納之鞬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矣載之言則音之近也寢寐興起也寢興不忘念之切也厭厭二句則所以念之之故也厭通作慝說文云安也厭

厭毛云安靜也即前章溫字意良善也秩說文云積也秩秩德音言世父有德之言不一而足也敵王所愾是其忠復祖父之仇是其孝世父秉心惟以忠孝為歸故美之曰厭厭良人其所言者一本於忠孝之言故贊之曰秩秩德音而茲不幸遇敵失利至幽囚于板屋之中也此今日之所以大舉而往救也朱子云襄公報仇所以不自己者豈愆忿之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也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襄公遣大夫征我而勞之夫襄公當幽王

時尚為西垂之大夫未為諸侯也而所遣者亦大夫耶安知其非自將耶序則謂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朱子本此遂以為婦人之詩不

審深居閨閣者安能知軍容之盛若此此不過因篇內有良人字遂意之耳然黃鳥之詩亦稱良人安在其為婦人語耶又按先秦之世良人為君子通稱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注亦謂良人君子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出序按竹書紀幽王四年夏

霜者也篇中有不自我先二語與瞻印篇同疑亦為凡伯所作

正月繁霜

陽韻

我心憂傷

陽韻

民之訛

說文讀詩記俱作謫石經豐氏俱本作偽

言亦孔之將

叶陽韻

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

叶陽韻

哀我

小心癢憂以痒

陽韻

賦也正月毛傳云夏之四月鄭玄云建巳之月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四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李平子曰止也惟
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
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顏師古云四
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按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孔
穎達云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
有霜矣不足憂也邵寶云四月曰正月十月曰陽月扶
陽抑陰無所不用其極也繁多也霜凝露也大戴禮云
霜露陰陽之氣陰氣勝則凝而為霜劉熙云其氣慘獨
物皆喪也解頤新語云或疑四月不應有霜考之漢武
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
霜殺粟麥鄭云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
之異按洪範謀時寒若急恒寒若以聽屬金金主寒謀
者聽之用急者謀之反故有恒寒之異訖言繁興王聽
不聰之應也淮南子云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
行四時于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

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祿有以相蕩也傷說文云痛也思其所以致此繁霜之異厥有繇然故憂之甚而至于傷若下文所云是也民之訛言解見沔水篇孔甚也將者蘇林云甫始之辭言訛言方興其勢甚熾而未有艾也真德秀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忠為佞以佞為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獨對衆言衆訛成羣而已孤特無與與第十二章語意相似非衆皆不憂而已獨憂之說京者數目之稱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十京曰垓京京衆也言所憂多端蓋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生民憂也癩从鼠說文無此字毛傳以為病也呂氏云與鼠思泣血文雖小異而義同范氏云凡物之多畏者惟鼠為甚故謂癩憂痒瘍同義頭創也亦作癢鼠潛穴內不敢見人已之小心畏謹似之其狀之可哀如此而念及國家之將亡則所憂者又不父能自己如皮膚之有癢欲不抑搔之而不得也

母生我胡俾我瘳

虞韻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虞韻後五翻

好言

自口

叶虞韻孔五翻

芳言自口

同上

憂心愈愈

虞韻爾雅作瘳瘳

是以有

侮

虞韻

賦也瘳

非是嚴

聚云人窮則呼

父母言父母生我

以病瘳解

之義同說文

胡為使我瘳病乎

不出我之

前不居我之後

適當其時

是我生之不幸也

好言者誇諛之言

芳害苗草也

是害正之言曰自口者

訛言之人為譽為毀

惟其口之

所出本非絲中之言

無真實也愈與愉同字

于義難通

當依徐錯作愈說文云忘也

譟者含深也蓋含憂

之深而至于善忘也

侮說文云傷也

鄭玄云我愛心愈

愈然與謠口者殊塗為謠言者

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

于已也首章憂民之訛言猶屬汎詞

至此曰是以有侮

則已亦親

受其害矣

憂心惇惇

陸德明本作莞莞

念我無祿

屋韻

民之無

則已亦親

受其害矣

憂心惇惇

陸德明本作莞莞

念我無祿

屋韻

民之無

則已亦親

受其害矣

憂心惇惇

陸德明本作莞莞

念我無祿

屋韻

民之無

則已亦親

受其害矣

憂心惇惇

陸德明本作莞莞

念我無祿

辜并其臣僕

叶屋韻
步木翻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見上

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韻

無惇字孟子通作斃

賦也周禮注云人無兄弟曰惇按說文

云云回飛疾也于義

無取集韻云或作惇憂也趙頤光云三十斤為惇从鈞

从心心之重也憂可知矣又杜篇獨行叢叢說文云

目驚視也陸德明本亦作斃斃古文

字音同通用或又

作斃婢嬖其義俱同然說文皆不載祿說文云福也孔

云祿名本出于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

祐為祿無祿猶言不幸左傳無祿獻公即世是也此承

上章有侮而言辜罪也并相從也其者將然之辭臣僕

家之賤者左傳晉惠公卜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孝經云

治家者不敢侮于臣妾而況其妻子乎臣者事人之通

稱凡已所得役使者皆謂之臣故與妾並言明其賤也

僕給事者左傳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

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也

臣僕雖賤稱然必貴家有之非謂凡人皆有臣僕此言
無罪之民遭此訛言孔將之世惴惴莫必其命將來必
盡皆服屬於權門為其臣僕庶可自免也輔廣云民指
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
也哀我人斯將從何人而受祿乎傷斯人之俱不幸也
然味于何從祿之語則能祿人者必在權門可知故繼
之曰試觀羣鳥之飛果止于何人之屋乎毛云富人之
屋鳥所集也鄭云鳥止于富人之屋以求食愚按鳥以
比趨炎附勢者禽經云鳥向啼背棲管子云鳥集之交
初雖相驩後必相吐而招集流亡亦稱鳥合之衆以鳥
易合亦易散也小人趨附情狀類此故借鳥言所集之
屋則衰如號石父輩是也舊說以為哀國之將亡如郭
林宗所云不知瞻鳥爰止
于誰之屋者似非詩意

瞻彼中林侯薪

豐本作新

侯蒸

韻民今方殆視

豐本作眇

天夢夢

叶蒸韻莫滕翻豐本作寢寢後章同

既克有

定靡人弗勝

叶蒸韻
書蒸翻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蒸韻
賦也
中林林

中也侯維也薪蒸解見無羊篇鄭云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愚按韓詩外傳亦如此說蓋承上烏止誰屋而言見布滿有位者皆趨炎附勢之徒也殆危也徐鍇云夢之言蒙也不明之貌既克有定指天言定者夢之反人謂有位之人勝說文云任也今日小人事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若夢夢不明然者而究竟天亦有定之日及其既定必使登明選公無不克勝其任斷不似今日闇冗充位也一說靡人弗勝言天非不能勝惡人特此時天猶未定耳正深恨惡人之語如諺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尺爭來早與來遲之意皇說文云大也上帝朱子云天之神也程子云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伊發語辭憎惡也小人固可憎而使小人在位者誰實為之然則上帝當憎惡何人乎推本用人之人所以刺王也

謂山蓋卑

陸本作庫

為岡為陵

蒸韻

民之訛

豐本作譌

言寧莫之懲

蒸韻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叶見上章

具曰予聖誰知烏

孔叢子作烏

之雌雄

叶蒸韻如乘翻瞻彼中林二句對看語曰培塿無松栢將謂山

比而賦也謂山蓋卑二句與

蓋卑故美材不生而其實為高岡為大陵非卑也安在其無嘉植乎以比國非無賢才特小人巧肆排擠或詆之曰無能或中之以奇禍人主受其蠱惑遂謂舉朝無足稱任使者驚然有輕士大夫之心下文予聖之病正原于此皆訛言之為也其空虛人國如是而曾莫之懲創何哉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愾淫夫周高山廣川大數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冀土溝瀆其有悛乎正謂此也召彼以下皆主王言訊問也孔云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

慢長老也班固云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
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
也嚴云但問占夢之事其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曰可
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具通作俱倚
也予代王自予也具曰予聖意連下文與上不相蒙此
非故老之言乃諂佞小人思以逢王之歡聊獻諛為固
寵地而王不察聞其稱神頌聖遂真謂天下莫已若也
故嘆之曰是皆上章所比集屋之鳥羣然為利來者耳
其雌其雄誰能辨之鄙其識趣齊等無以相別也歐陽
修云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
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按國語鄭桓公問于
史伯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泰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
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
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祿以成百物是以和

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畹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蘇樂如一夫如是蘇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剗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剗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味史伯所言棄和取同與此詩具曰予聖之意殊合其為刺幽王詩明矣又按呂氏春秋云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鼓即石父名孔叢子云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繇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

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

不局

叶陌韻居亦翻說苑陸本俱作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陌韻說文作趣

維

號

豐本作號

斯言有倫有脊

陌韻春秋繁露作迹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陌韻鹽鐵論說文俱作蜥賦也局曲也踣說文云小步也毛云累足也鄭云局踣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王述之云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于在位之網羅也愚按此因小人工為訛言而王又聽信之故畏懼之甚至于此家語及說苑皆載孔子論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

已獨繇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過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闕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號說文云呼也斯言指訛言者倫說文云輩也猶類也眷當依繁露通作迹說文云步處也謂人行事之可據者虺解見斯干篇蜴蟲名舊皆以為蜥蜴羅願云蜥蜴似蛇而四足長五六寸生艸澤中爾雅蜥蜴蜥蜴守宮四名轉相解至陶隱居以為其類有四種形大純黃色者名蛇醫其次似蛇醫而小形長尾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愛者名蜥蜴形小而黑喜緣牆壁者名蜥蜴則與今所見似同按說文及字林及崔豹古今注並以蜥蜴為蛇醫而說文又云在壁曰蜥蜴在艸曰蜥蜴蜥蜴守宮也方言亦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蠪蠪或謂之蜥蜴其澤中者謂之易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蜥蜴按此諸文則在艸澤名蜥蜴蜥蜴在牆壁者名蜥蜴守宮也詩詁云守宮

蜥蜴二物蜥蜴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
綠色者常居艸間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偃伏壁間故名
蜥蜴亦名守宮常在屋下也又陸璣云蜥蜴一名蠐螬
蜥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詳
陸所言則蜥蜴乃蠐螬之別名實非二物未詳孰是蜥
蜴之為蟲雖小以其有毒而能螫人故以為小人之比
詩人跼蹐于詭言之害故號呼此為詭言者而告之曰
凡以言加人者必稽于其類如人之倫輩灼然難混附
于其事如人之行步昭然可數則是者不可以為非無
者不可以為有自無所容詭言為矣哀今之人胡為肆
毒以害人而自同于蜥蜴乎深恨之之詞又董仲舒云
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
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謫而效天地
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
達天意者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
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

于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此讀號為去聲，其解又異。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
職韻天之机我

如不我克

職韻

彼求我則

職韻

如不我得

職韻

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

職韻

比而賦也。山脅曰阪，鄭云阪田，崎嶇境垆之處，苑茂也。特，朱子云：特生之苗也。視彼阪田之

苗，莞然而特生，以沉已居昏亂之朝，挺然而特立，雖然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彼苗在阪田，亦豈能以其莞終乎？机，說文云：動也。我詩：人自我也。歐陽修云：曰天之机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下文執我仇仇，正所謂机我者克勝也。朱子云：天之机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彼指王也，則其則不遠之則，猶言求之以為榜樣，其始求之惟恐不得，蓋第借以美觀，非真欲取法之也。鍾惺云：士居亂世，拚一退位

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執持仇讐也執我仇仇言衆訛朋興持我之短長以與我為讐者不一其人即第二章所謂有侮是也亦不我力言不使我得以効力于國也禮記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

大全厲吁肩韻矣豐本作之燎之方揚漢書作陽寧漢書作能或滅韻

韻書作威揚慎云當作爰之赫赫宗周褒姒威左傳漢書列女傳俱

誤作之賦也孔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

滅如物之纏結也愚按此不為已往之訛言憂而

為孔將之訛言憂見其勢方盛其來未已即下文所謂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者宜其憂之纏綿于心而不可解

也正正月也厲與沴同當今茲正陽之時而有繁霜之異所謂厲也變不虛生必於其類胡然而致此哉可以推其故矣燎說文云放火也尚書若火之燎于原也是也揚舉也火熄為滅以水沃之而熄故其字从水訛言孔將一唱衆和如方當燎原之初火烈具揚未易撲滅也赫赫明盛貌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如姓也列女傳云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殽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殽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殽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為玄蜺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齒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謡曰褒弘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屨弘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

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
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
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
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沈
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
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
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
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
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
至遂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于是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自是之
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滅義即滅而字與滅異从火从戌許慎云火死于戌陽
氣至戌而盡朱子云時宗周末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
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歐陽修云止七章皆述王信譌
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謂王溺女色而致昏

感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孫鑛云戚之二字點得煞然險峻此必作未然說方有味按史蘇謂褒姒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曰而史記亦稱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為卿用事國人咸怨然則訛言之禍即二孽所為蓋主之者褒姒翼之者石父宜詩人之推本于是也又左昭元年楚令尹子圍享趙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此解赫赫又異

終其永懷又寤

陰雨

虞韻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虞韻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虞韻

韻讀如雨王矩翻郭忠恕云予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賦而此也終其永懷承上褒姒滅之言周雖未滅亡然其勢不滅亡不止有深識遠慮者已當永思其終矣况又迫于強臣跋扈戎狄薦窺之時乎寤說文云迫也

朱子云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按鄭語史伯云申繆
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
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繆與
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繆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
強其隤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
矣王心怒矣號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據此所言
申繆西戎皆將合力以與周為難即此詩所云陰雨也
其車既載言此車載物既當此陰雨之時甚可懼也鄭
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孔云
考工記車人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
解脫之物盖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張文潛云
輔之為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
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軾而輔不至則車不
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天
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
也哉載即既載之載與下輪字連讀輪通作淪變也左

氏春秋鄭人來渝平公羊作輸二字以音同通用傳解
輸為墮今按輸委輸也以車運物與載同意訓墮似難
通特載輸二字不應並言故當通作渝尚書云若乘舟
汝弗濟臭厥載注謂乘舟者久而不濟必至敗壞其所
資載輸之謂也蓋遇雨而又棄輔則車將有泥陷之患
而不得行故所載之物必至臭敗而此臭敗者非他人
之載乃爾之載得無惜乎將毛傳云請也蓋請辭也伯
長也以望助于彼因尊稱之為伯曰助予者代王自言
也及夫爾載既輸之時然後呼請長者而告之曰試助
我為出此載于泥塗嗟何及矣詩人逆知周之必亡而
此懷不能自己冀其任賢自輔庶幾挽回萬一毋終任
其傾覆而不可救也王氏云如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
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

叶職

韻筆

屢

陸本作婁

顧爾僕不輸爾載

叶職韻

終踰絕險曾是

力翻

不意

叶職韻乙力翻文中子作億 此也反應上章而

言無棄爾輔二句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相應屢
顧爾僕二句與載輪爾載將伯助予相應終踰絕險二
句與終其永懷又寤陰雨相應員即方員之員通作圓
員于爾輻蓋言輪也輪之柵名輻其心名轂轂中虛而
容軸輻三十枝以實輪而湊轂其包于轂外者名軻所
以為員也合是三者總名為輪故考工記云望而眡其
輪欲其悞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
之取諸圜也舊訓員為並未是輪輻皆車中所有所以
喻政輔則車外之物所以喻賢無棄爾輔以防傾跌則
爾輻有員轉之利雖有陰雨而所載者自不至于輸矣
屢數也顧猶視也僕將車者也俱見鄭箋愚按爾僕以
此當時用事者即號石父輩是也棄爾輔而不用試屢
顧爾將車之僕果能不渝爾之載否乎終即終其永懷
之終踰說文云越也鄭云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
曾以是為意乎嚴云奈何終踰絕險曾不以為意而覆

敗必矣蔣悌生云此二章復借驅車以明救亂之道惓惓然憂君愛國之誠有不忍忽然之意此詩之所以為厚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實咸進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實咸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

魚在于沼

叶嘯韻少翻

亦匪克樂

叶嘯韻力炤翻亦叶藥韻

可為矣

歷各翻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嘯韻亦叶藥韻職畧翻中庸豐本俱作昭

憂心慘

慘叶藥韻七各翻豐本作惓惓

念國之為虐

藥韻亦叶嘯韻宜炤翻比而賦也沼者池之

別名一云圓曰池曲曰沼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乃在于池沼之中其生已戚云胡能樂以比小人之在危朝雖侈然肆志然國事日非其樂必不能久猶處堂燕雀之意潛爾雅云深也伏匿孔甚炤明也此二句亦指魚

言魚雖匿于水之深處而其形狀亦甚炤然而易見以
比羣小立朝總之以害人為事雖歲機不露而其念慮
所存人無有不知之者即下文言為虐是也故中庸引
此而申之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慘說文云毒也爾雅云憂也
慘慘毛云猶戚戚也虐說文云殘也我所以憂心慘慘
然愁戚者惟念舉國相率為虐
蜴之事其肆毒于人未已耳

彼有旨酒

叶篠韻

又

有嘉穀

叶篠韻

下了切

陸本作奇

豐

洽

左傳

比其鄰昏

又

姻

豐本

孔云

文韻

陸

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文韻

爾雅豐

賦也彼嚴云小人也旨嘉皆美也穀通作奇廣韻云
凡非穀而食曰奇又曲禮注云熟肉有骨曰脊洽說文
云霑也比說文云密也二人為从反從為比相與周密
也五家為鄰據左傳則以為指兄弟蓋會意耳云毛傳

以為旋也。按云：即古雲字。陸佃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林堯叟云：猶言旋旋歸之。慙說文云：痛也。曰：京京曰愈愈曰惻惻曰慘慘曰慙慙。重文疊見。總見其所憂之無已也。承上章言我心雖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與其鄰近之人，需洽親比而瑣瑣。姻亞之輩，亦甚相與回旋而歸之。獨我孤特無侶而不禁其慙慙然憂之痛也。左僖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又襄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大叔文子曰：甚哉其城杞也。鄭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合觀此，可以識洽比二句之義。李氏云：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

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至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愚按首章念我獨兮之獨對衆樂而言正所謂人皆不憂而已獨憂者也此此對爾雅說文豐本彼有屋韻菽菽後漢書豐本俱作速速爾雅韓詩同方皆作伯斯氏翻

有穀

屋韻後漢書韓詩豐本俱作穀又陸本方有穀非也民今之

無祿

屋韻天天

後漢書韓詩豐本俱作天天

是栳

叶屋韻丁木翻

哿矣富人哀

此惇

孟子作楚辭章句陸本俱作楚

獨屋韻

賦也此說文作伯云小貌字从人从肉趙頤光云

肉為小兒頭故从肉彼亦彼小人也爾雅菜謂之菽考說文無菽字有鬻字云鼎實惟葦及蒲陳畱人謂之健通作餼周禮醢人糝食注菜餼也今按韓奕之詩云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語與說文合則菽鬻同字信矣穀

祿也言彼小人同類互相汲引向之所鄙為此然瑣
小者今且有華屋以為居向之所食惟能具菜餼者今
且有厚祿以為養不特旨酒嘉穀相呼召而已重言此
此藪藪者見小人之衆也天通作妖短折也商書彤日
篇云非天民民中絕命正與此天同義是指小人也
言拯通作拯說文云擊也孔云如拯杖之拯謂打之也
言民何不幸而生于今之時乎然斯人之惡貫已盈而
天怒亦將及矣行且從而天折之必盡是羣類而拯擊
之也張衡應間云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
亦加欲豐其屋乃斲其家意正如此獨以天天為天天
則傳寫之訛耳駁說文云可也一云嘉也言天之所以
怒是人何哉以為此輩有屋有穀儼然富人其於自為
封植計誠可矣獨哀此荒獨之人無辜受其荼毒耳得
不速天拯之為快乎蓋恨之深姑托言于天以恐懼
之然天意誠亦有在于此是以孟子言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鰥寡孤獨而引此詩以為証也季本云此詩憤世

嫉邪不避忌諱忠於國而不顧其力者自險艱之世言之鮮有不蒙危禍者矣然而敢于直言如此類者皆得免焉豈非先王立采詩之官正欲得人憤鬱之情以觀國政之有闕言雖誹謗而不以為尤故凡情之不得伸者皆欲因詩而達此文武之澤所以沒世而不忘也殺諫臣之事至春秋始有之然後有誹謗之誅矣孔子謂邦無道危行言遜其有感于此與史載厲王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厲固虐君也不可以常理論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子貢傳以爲西周喪

道大夫傷之申培說亦謂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皆不顯其世朱子引或說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如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劉公瑾深然之謂使宗周未滅褒如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然滅成原不同字愚但據竹書墮霜之事在幽王四年六月與此

詩合故定
從序說云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出于夏序

其原在嬖褒如以致

亂

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歷共和攝政十二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三年嬖褒如八年立伯服

九年王室始騷中間相距六十餘年此詩之作在幽王時計凡伯當為八九十歲間人矣老臣見國事之非日甚一日不避禍怨憤激而言故序于此詩及召旻皆以為刺大壞也合正月小旻四詩疑皆為凡伯所作詩中語意俱互為出入見幽王之時褒如擅權于內皇父石父之輩朋應于外所用者小人所信者讒言所任者刑罰所事者剋剝饑饉薦臻戎狄窺伺馴致驪山之禍非大壞而何

瞻卬

豐氏本作仰

昊天則不我惠

齊韻

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齊韻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卦韻亦叶霽韻子例翻

蝨

陸德明本作蛭下同

賊蝨疾

叶寘韻

靡有夷屆

卦韻亦叶寘韻居吏翻又叶霽韻居例翻

罪

豐本作臯

畧不收

尤韻 靡有夷瘳

尤韻

賦也舉首而視曰瞻傾首而望曰

廣大惠者仁愛之意朱子云首言昊天孔安國云元氣昊然之辭也孔甚也填說文云塞也寧通作寧安也甚填塞不安寧之事言其多也降說文云下也厲猶危也義見桑柔篇瘳爾雅說文皆云病也下文言蝨賊蝨疾靡有夷屆正孔填不寧之實食苗根者曰蝨解見大田篇蝨賊言如蝨之為苗賊以此當時用事者如尹氏皇父石父輩是也賊自外至故桑柔之詩刺厲王用小人亦曰降此蝨賊也蝨疾言如蝨之為苗疾疾自内生則指褒姒耳靡之言無音之轉也夷說文云平也猶云稍稍衰息也屆說文云極也罪畧毛云設罪以為畧孔云謂多

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罟按此斥蟲賊蟲疾之人言收說文云捕也廖說文云疾瘡也徐錯云忽愈若抽去之也言此內外之蟲相煽為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時譬如張設羅網以陷人于罪若不急加收捕則士民之病亦無有

人有土田

先韻亦叶真韻他因

翻女

音汝後同

反有

叶宥韻于救翻

之人有民人

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

女覆

奪

曷韻

之此宜無罪

與下罪相應為韻

女反收

叶宥韻舒救翻

之彼宜有

罪女

潛夫論作汝

覆

後漢書潛夫論俱作反

說

叶曷韻他活翻後漢書潛夫論俱作脫

之

分章依朱傳按此章四段八句每段上句各隔一句下句各隔四句用韻又輓轡之變體賦也此章指言罪罟之實蓋以刑罰為陷阱而後從而侵牟奪取之所以成其為蟲也土田人民乃諸侯卿大夫所有無罪有罪

則兼括士民而言彼淫刑以逞惟賄是求其待諸侯卿大夫已如此矣又何有于士民乎宜其刑宥之顛倒也女通指蠹賊蠹疾兩輩人也反者對正之稱凡事之不當然而然者則謂之反怪之之辭也覆鄭云猶反也奪猶攘也按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義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則土田之為他人有者多矣正月之詩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則民人之為他人奪者多矣收與上章義同說通作挽說文云解挽也周昌年云取非其有者其貪之本謀也出入人罪正所以行其貪重在收無罪上言說有罪只以見其獨及無辜之人耳王符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

哲

陸本作

夫成城哲婦傾

豐本

城

城

城

相應為韻

詰後同

作頃

毛鄭本以人有

土田至此

為第二章 懿厥哲

漢書作懿

婦為臬為鵠

支韻

婦有長舌維厲

之階

叶支韻 堅夷翻

亂

漢書引此句無亂字

匪降自天

先韻

叶真韻 汀因翻

生自

婦人

真韻亦叶先韻見第二章

賦也

此章斥蟲疾也

有蟲疾主于內而後蟲賊得肆于外故先言之哲

說文云智也夫婦非伉儷之謂即男子婦人之目耳成

城猶所謂衆心成城者傾說文云仄也物仄則覆故朱

傳又以為覆也傾城猶所謂壞汝萬里長城者上之賢

臣有才智多謀慮足以擁衛國家猶如城然而王所嬖

寵之婦心不利其所以逞其才智百計以傾陷之使

不得安其位所謂傾城也後章言人之云亡指此哲夫

退則蟲賊進矣故下文又以梟鵠目之孫鑿云豔妻意

淺哲婦意精說到哲處可謂透入骨髓一說鄭云城猶

國也歐陽修云士多才智為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

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之國亦通晏子春秋云翟王

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妄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公曰善懿說文云專久而美也厥鄭云其也懿厥哲婦顏師古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也愚按言懿厥者即鍾愛之意臬土臬也羅願云臬穴土以居故曰土臬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殺食母無以應于是而死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令人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稱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于小爵希見臬者暴見尤聚鵠怪鵠即鵠鵠也亦名鵠鵠與鵠鵠不同彼但名鵠

以其為鵠屬故謂之鵠鵠耳陸佃云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啜蚊蟲莊子所謂鵠鵠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其鳴即雨為圖可以聚眾鳥愚按察羅陸所說可以識詩人引喻之意泉鵠皆惡鳥而能致眾禽以此幽王惟鍾愛褒姒故羣小皆來集聚之也舊說但取譬惡聲似未盡舌所以言者長舌非指褒姒自言蓋謂言出而人皆附和而奉行之則其長孰甚焉厲即首章降此大厲之厲階說文云陞也曹氏云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丁奉云婦有長舌其自此詩創言乎然亦秦誓九難之晨之遺旨也夫謂維厲之階者幽王之厲夥甚矣中后黜而太子廢家厲也小人盛而刑獄繁國厲也諸侯畔而夷狄侵天下厲也三川竭而岐山崩天地厲也凡此之厲皆從婦之一舌以為階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而不言其所以滅然則所以滅者此舌耶亂謂朝政紊亂也政事人所自作豈從天而下而莫尸其咎者哉實錄此婦人而已然則向所云降此

大厲亦無可奈何而歸咎于天之辭

匪教匪誨

叶寘韻

其寶致厲固有階天不任受過也

位時維婦寺寘韻毛鄭以懿厥哲婦至此朱

說文

翻時維婦寺寘韻毛鄭以懿厥哲婦至此朱

傳以哲夫成城至此為第三章

鞫

鞫

說文

伎

說文

職

陸本

始竟背

叶職韻

豈曰不極

職韻

為慝韻如賈音三倍君子是識韻

職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此章

職韻毛朱諸本皆以鞠人至此為第四章賦也此章

斥蠶賊也蠶賊與蠶疾互相表裏以恣其攘攬之謀于

是乎有罪者稅無罪者收而有土田奪人民之事紛然

接踵矣教導誨曉也皆施之自上者婦斥褒似即上文

言是依其所從出法度之庭雖有吏存焉猶無吏也謂之是惟婦人之寺焉可也鞠人以下乃道其實一說朱子云寺奄人也婦人與奄人二者常相倚而為奸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孔云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說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繇此作鄒盾忠云周禮寺人掌女官之戒其酒人漿人遷人醢人春人橐人之屬皆與女奚為類內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則其相倚為奸利固易耳此言婦而兼及寺也愚按此說亦通但以上下俱無言及寺人之事而幽王之時寺人亂政史亦未有聞者故定主前說鞠說文云窮理罪人也徐鍇云以言鞠之也忒當依說文通作伎云

與也。或說文云：「更也。」毛傳云：「變也。」言此蠹賊之輩奉命鞫獄，惟與其能更變辭說以誣陷人于罪者，下文所云「諧始竟背是也」，一說「忤」如字，說文云：「恨也。」毛傳云：「害也。」曰「忤忤者，朱子云：言其心忤害而變詐無常，亦通。」諧說文云：「慙也。」誣告之也。諧者，簪也。若簪之著物，切至也。樂曲盡為竟，故有終之義。反面為背，故有反之義。極者，屋脊之棟，故有中之義。伊發語辭，胡之言何音之轉也。說文無「匿」字，當通作「匿」。陰姦也。義見民勞篇。言諧人之入其始所諧之說如此，而其終乃與之相反，斯其虛偽灼然。彼鞫獄者豈曰不可，即是而得其中正之理乎？乃藏匿姦惡于心，若將有所圖者何也？總之外內呼應，皆為貪心所使，以為不忤忤則不足以羅織無罪者為有罪，而攫其土田民人之屬耳。居貨曰賈，蓋坐賣以待信者，物相二曰倍。孔云：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君子有位之稱，指蠹賊輩也。婦指褒姒，公事官府之事，休說文云。

息止也鄭云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劉向云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嚴云商賈有三倍之利賤丈夫之所為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令乃休其蠶桑織紵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也愚按如賈三倍刺鬻獄者坐而網利也所謂蠹賊也休其蠶織刺内外相闕通而王不能制也所謂蠹疾也十月之交歸咎皇父外則番聚蹶橈布列要津内則豔妻驕扇日以不臧國語史伯策周之必散曰先王聘后于

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于諫工而講以多物王將棄是
類而與刺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
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刺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
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
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
妖試幸措行暗昧也可與此詩互證
天何以刺實韻何

神不富

叶實韻
香義翻

舍爾介狄

說文
作述

維予胥忌

實韻

不弔不

祥

陽韻

威儀不類

實韻

人之云亡

陽韻

邦國殄瘁

實韻

漢書作
賦也刺

說文云直傷也總承前三章言天何以直傷良善而使
受罪罟之毒乎為其瘵之士民歎也既言天又變言神
者盈天地之間惟神而已矣孔子云亞前為勢故何在神
上言何故神不以富予此君子婦人而使之網利為慝
無已乎蓋深惡蠹賊蠹疾者而又歸咎于神也舍通作
捨說文云釋也爾指王也介猶擯介之介古者主有擯

客有介禮云七介以相見孔叢子云士無介不見是也
狄汎指夷狄非專指北狄也言此蟲賊蟲疾輩日惟以
求富為事彼非忠于上者其心皆已捨置王矣而據其
所為勢必能招夷狄之來若為之擯介然國語史伯云
申繆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此所謂
介狄者也萬時華云介狄一語驪山之禍已逆觀之矣
予凡伯自謂也胥爾雅云皆也當通作疑說文云通也
忌說文云憎惡也言我時出正言以相規戒則此輩皆
胥以我為憎惡也弔猶慙也祥說文云善也不弔謂所
存無仁心不祥謂所行無善事皆指蟲賊蟲疾輩也外
言不入內言不出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今也內外交
通曾無嫌限成何威儀乎不類言與尋常不相類甚怪
之之辭也人汎指朝中之賢臣亡說文云逃也邦國天
下之通稱殄說文云盡也說文無瘁字當依漢書通作
殄徐鍇云勞苦見于貌也朝中賢士見幾而作既皆曰
奔亡矣則任羣蟲之橫行將孰與救正之勢不至使天

下之邦國盡皆顛賴不止矣按周書文侯之命篇云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與此詩所言一一脗合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于殽疾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于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句踐困于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左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三良為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詁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則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執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

天之降罔

叶陽韻
武方翻

維其優

尤韻

矣人之云亡

陽韻

心之憂

尤韻

矣天之降罔

見上

維其幾

叶支韻

讀如
餓居宜翻

矣人之云亡

見上

心之悲

支韻

矣

賦也此咏嘆上章之言天之降罔即所謂
天何以刺也罔與罪罟之罟同義優說文

云饒也憂通作恩說文云愁也徐鍇云恩形於顏面故
從頁頁者首也幾說文云殆也悲說文云痛也天降下
羅網民之犯罪者亦既多矣加以人之云亡則此罔之
降尚不知何所底止所以愁而形于面也天降下羅網
民之犯罪者將殆盡矣加以人之云亡則此罔之降勢
必至靡有留遺所以痛而結于心也曰憂曰悲亦正為
邦國殄瘁故耳後段深前段又左昭二十五年宋樂祁
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

必憂按此以人作民解亦通但上章亦當一例不宜自相矛盾

感

豐本作渾

沸檻

爾雅作濫

泉

維其深

侵韻

矣心之憂矣寧自今

侵韻

矣不自我先

韻

不自

我後

叶麋韻後五翻

藐藐昊天

先韻

無不克鞏

叶麋韻果五翻朱子云叶音古

無

忝皇祖

磨韻

式救爾後

見上沸說文云水騰涌也檻通作濫泥

興而賦也感水噴出之貌

也水泉從下上出者曰檻泉義見采菽篇鄭云涌泉之源所繇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徐光啟云蓋自初進褒姒之時已憂之矣史蘇識女戎之亂晉方成知禍水之滅火此其類也不自我先二句語氣與正月篇同鄭云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韓詩外傳云孟子曰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又左昭十年叔孫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

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其子不能仕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據此引詩之意則此二句乃主幽王而言猶書所云自作孽者亦通貌通作邈說文云遠也無通作毋戒辭也下同克能也鞏說文云以韋束也毛云固也天意在今日似邈不相屬矣然亦有可以鞏固之理毋自諉于不能鞏固而聽其邈邈已也鞏固之道惟在法祖而已忝說文云辱也皇祖指文武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此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王當做而行之進羣蠹親善類毋自忝辱于皇祖也式發語聲救者維挽之謂對往日言為後幽王果能猛圖補救當日今日始矣嚴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己也鄒云歷弧箕服亡國之兆雖已久見于童謠亦俟淫德而後加之幽王惟長舌

是屢休蠶織而預朝政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則奪宗方且裂繒為入耳之歡舉烽為博粲之賦幾如是而不亡者而詩人尚規之以善後蓋誠欲回國脉于一綫不忍坐視其殄瘁也陸燧云通詩生自婦人是病無忝皇祖是藥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內第二章依朱傳分章與

毛鄭舊本異第三章第四章與毛鄭朱諸本俱異朱子以為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今按此因篇中有時維婦寺一語故遂以奄人當之而詩意政未必然申培說剽竊朱子已彰其淺且謂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則又疑序所云凡伯其見于咏蕩詩者乃厲王時人見于春秋隱七年者乃桓王時人皆于幽王時不合而趙岐王充又有尹伯奇作詩小弁篇之說時世相同輒妄取

而附會之尤淺之淺者也子貢傳闕文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序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

削焉

出朱傳 蘇轍云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郝敬云昔周公

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召旻名篇渚笠江云瞻印言內惑于寵妄召旻言外嬖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善類啞啞邦國殄瘁恒必繇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鑑哉

旻

韓詩外傳作吳

天疾威天篤降喪

陽韻

瘠我饑饉民卒流亡

陽韻

我居圉

韓詩外傳作御

卒荒

陽韻 說云仁閔覆下則稱旻天疾迅威

賦也旻郭璞云愍也虞書

怒也天以仁閔為德而令也反迅疾其威怒是可異也
天篤降喪以下疾威之實篤通作竺說文云厚也厚降
以死喪之禍下文饑饉是也廣說文云病也我我國家
也顏師古云穀不熟為饑菜不熟為饉卒鄭云盡也當
通作碎義見雲漢篇亡說文云逃也逃徙無定如水之
流曰流亡也天病我國家以饑饉之災故民之死喪甚
衆而其僅存者又盡皆逃散之四方也居孔穎達云謂
城中所居之處圍爾雅云垂也當通作圉說文云守之
也拒守在外故為邊垂左傳聊以固吾圉是也季本云
以國事為已事故曰我居圉也荒說文云蕪也自國中
至邊境盡皆荒蕪田野不治是時蓋歲旱之極也鄧元
錫云蠡賊訐胥讒也罪畧張胥虐也婦舌長胥聒也土
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干天和而饑饉卒荒周其
亡矣季云此章言歲饑民散而無可愬則歸禍于天而
已

天降罪

豐氏本
作臯

畧蠡賊內訐

東韻

昏掾靡共

叶東韻
居雄

豐本
作恭

潰潰回通寶

豐本
作寔

靖夷我邦

叶東韻悲工翻
也此章推天所以疾

威之繇也罪罟蟲賊俱見瞻卬篇小人羅織善良使手
足無措真罪罟也本繇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
之辭也呂祖謙云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蟲賊斥
小人內斥褒姒訐說文云讀也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讀
蓋謂以言相惑亂也昏通作闇司昏晨以啟閉者以墨
者為之周禮天官闇人職云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
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內外命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楬鄭云楬毀陰者也周書呂刑
篇云爰始淫為劓則楬黥即此本作斲說文云去陰之
刑也孔云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丈夫則割
其勢女子閉于宮中按周禮內小臣寺人內豎奄人之
屬皆以官刑者為之此詩所指當謂內小臣內豎也內
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則前驅后有好事于四方則
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亦如之內豎掌內外之通令靡

之言無音之轉也。共通作供。說文云：設也。言此蟲賊之人內與褒如夤緣交通，以相惑亂，而為閭寺者，曾無有能供其職事為之禁斷。是以出入自如，畧無間阻也。潰者水流四散之貌。毛云：潰潰亂也。回說文云：轉也。適說文云：避也。回轉而避于正道，言去正就邪也。靖安也。俾予靖之，之靖夷平也。亂生不夷之夷，承上言蟲賊通內之後，肆無顧忌，潰潰然敢亂為邪僻之行，而王乃實使之治國，以望其轉危為安，轉陂為平，其將能乎？言所使非其人，猶大學所謂

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

叶琰韻多忝翻

豐本作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琰韻

賦也此章歎用舍倒置也皐

引聲之緩者，故有緩之義。左傳：魯人之皐是也。訛與咄同意。斥人不肯用力勤事，徒騰口說而已，解見小旻篇。爾雅云：皐皐刺素食也。訛訛莫供職也。毛云：皐皐頑不知道也。訛訛竄不供事也。曾說文云：詞之舒也。玷本作

訓說文云缺也小人在位所為如此其於政事之缺失者多矣而王曾不知其缺也兢兢戰懼之意業業勤動之意形容憂時供職之心即末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尚有舊者也孔甚填塞也寧通作寧安也甚填塞以擾攘不安之事所謂王事一埤遺我也我代為兢業者之自我也位所居之職位也貶說文云損也勞于超事而不遑安寧如我輩者反不能安其位而甚遭貶黜其顛倒錯亂如此十月之交篇云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若磬

正謂此也

如彼歲旱草

豐本作艸韓詩外傳作莫

不潰

韓詩外傳作潰

崔靈恩注豐本俱作遂

茂

叶紙韻姥靡翻

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紙韻豐本作且賦也首章言天之疾威亦既甚矣而在位用事者素皆蠱賊者流方且視之漠然絕無恪供職業以挽回災變之意則天下之民寧復有生理乎故復即首章之意而申言之以重致其歎憫之意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死喪多也草最易生之物何地無之歲旱
至草亦枯槁而他物之死者多矣曹氏云潰訓散又訓
亂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如彼棲
直流亡衆也直者蒯屬可以作履其質輕微隨風栖泊
無有定處猶所云轉蓬也王安石云民蕩析離散故如
彼棲草也相說文云省視也此邦即次章之我邦蕘居
圍而言也凡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亂之甚者
為潰亂公羊傳云國亂曰潰邑亂曰叛鄭云無不亂者
言皆亂也季云潰止者不至于潰不止也愚按居圉卒
荒猶曰天災所為此邦無不潰止則人怒不可收拾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

支韻七
言為句

維今之疚

陸德明
本作宥

不如茲

支韻七
言為句

彼疏斯粝胡不自替職兄

豐本作
況後同

斯引

大全云
叶韻未

詳賦也富祿也既富方穀之富時之言是音之轉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申前天降罪罟二章而言孔云維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八

卷八

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疾本作灾說文云久病也茲之言此亦音轉也維今之疾不如茲申上如彼歲旱一章而言徐云言今之疾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之意曰彼曰斯就小人中強為分別之也斯之言此亦音轉也疏通作粗鄭云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粃九鑿八侍御七孔云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粃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曰疏曰粃言其相去不遠猶曰不相長弟也胡之言何亦音轉也替爾雅云廢也職說文云記微也爾雅云主也兄通作况說文云狂之貌輔廣云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引本闕弓之義爾雅云長也謂伸之使長也言今民疾之甚皆繇于朝廷所富不得其人試使比肩而品題之曰彼為粗此為粃其度量總無以大相越者胡不自行引退以避賢者路乎而使我記憶在心專

主為此之故。惆悵不知所為。且至于思緒引之愈長。而不能自釋也。錢天錫云。小人在君側。本自難退。而詩人為是言者。蓋絕望于王冀得收功于萬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

頻。鄭箋列女傳俱作濱。八言為一句。觀此句不用韻。可見。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溥斯害矣。職兄。

路史作况。斯弘。

叶東韻。胡公翻。

不裁。

路史作災。

我躬。

東韻。此

也。上章責小人。此章刺王也。維今之疾。所以益甚于前者。實繇于此。蟲賊內訌。相表裏。為姦利。故王澤曰竭。而王不知也。孔云。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繇自外引水而為之。竭通作渴。說文云。盡也。頻。說文云。水厓也。鄭云。池水之溢。繇外灌焉。今池竭。繇外無益者。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繇外無賢臣。益之泉者。中生水。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繇內無賢妃。益之兩曰不云者。

言王不肯歸咎于是也劉向列女傳云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溥說文云大也鄭云猶徧也孔云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弘通作宏說文云屋深響也屋廣大則響故有大之義職兄斯弘謂我之愴悅益甚也引言其憂之長弘言其憂之大蓋為宗社慮非為身家危也故繼之曰此害之溥不獨裁禍及于我身而已將無不被其毒者矣

昔先王受命句有

如召

音

公日辟

音

國百里

紙韻九言為句

今也日蹙國百里

七言

為於乎哀哉

句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八言為句叶紙韻騷凡翻賦也此

章欲王用賢以救亂也鄭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辟通作闢說文云開也蹙毛云促

也說文云迫也曰辟曰蹙皆以國勢言借百里以形容之耳按召公受采邑于召在文王時分陝西為伯在武王時周召分理此詩獨思召公者蘇轍謂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于諸侯者屬之召公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是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三分天下有其二漸至武王因之以有天下召公助流政教與有力焉然則日闢國百里之言非無據矣朱子云今謂幽王之時蹙國蓋大戎內侵諸侯外叛也孔云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名以下句互而知之於鳥名乎通作呼歎息之聲如鳥鳥之吁呼也不尚有舊者謂老成人猶在也第三章言兢兢業業即其人耳朱子云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陳櫟云此詩及瞻卬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

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陳傳良云周南繫于周公召南繫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邠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又陳際泰云宣王之興也有召虎之命矣幽王之亂也有召公之思矣與召公勞之之語若出一揆何也召公之後世有庸於周焉而周公之後易世其衰矣一也召公居外以分陝甘棠志之矣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精微也未易見焉二也

召旻七章章五句

舊皆作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自第五章而下每章俱作七

句今改正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朱子謂旻閔以下不成文理蘇氏亦詆其衍說是矣申培說則云幽王邇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攜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蓋擬取篇中近似之語堆積成文贅累特甚尤無義理其妄

駕之于尹伯奇辨已見
瞻卬篇子貢傳闕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出序

以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

暗昧去和而取同故作是詩

朱子云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

作此詩鄒忠肅云小旻作于幽王之世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潰潰回遹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遹所自來也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謂其棄和而與剌同猶之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此正所謂舍臧而用不臧者愚按據此則此詩疑亦凡伯所作

旻

列女傳作旻

天疾威敷于下土

虞韻

謀

豐本作謨後同

猶

石經崔靈恩注豐本

俱作猷下同

回遹

韓詩作猷石經作沈文選注作亢

何日斯沮

叶虞韻讀如組總古翻

謀臧不從

冬韻

不臧覆用

叶冬韻
丑封翻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冬韻

賦也。昊天疾威，與雨無正。篇意同。敷說文云：施也。對上天稱下土，嚴粲云：昊天以仁憫為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薦臻也。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徐鉉云：慮一事畫一計為謀。今按：謀字右旁施某不徒定聲，亦自有義。說文云：某者未定之位宅也。凡不知名者皆言某。猶枚數之云：慮某事。畫某計。云爾。徐解是也。猶解見采芑篇。猶本獸名，性多疑慮，故以為熟思覆酌之意。謀主臣言猶主王言，各有所屬。觀篇中本文可見。回說文云：轉也。古字作回，口中象回轉形。通說文云：回避也。回通者，回轉而避于正道，言去正就邪也。沮通作阻，人行為險所限，隔則不能進。前故其義又訓為遏止也。此言下之謀上之猷，皆相尋于回通。莫知其何日能遏止也。臧善覆反也。謀之善，即第四章所謂先民是程，可以福國庇民者而王。

則不從謀之不善即所謂淺末之過言必至于有咎敗者而王反用之孔甚也卬趙頤光云當通作窮窮之為言困也故爾雅以為病廣雅以為勞也我觀今日君臣之謀猶其回遁而何日斯沮則可謂甚勞其減者不從而減者覆用則可

渝

爾雅說文俱作渝俞漢書

謂甚病二義皆有也

喻

訛訛

叶支韻將支翻說文作訾訾荀子作訾訾

亦孔之哀

灰韻亦叶支韻魚羈翻

謀

豐本作謨下同

之其臧則具是違

叶灰韻胡隈翻亦

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

叶支韻魚羈翻

我視

曹本作眎

謀猶

豐本作猷

伊于胡底

叶支韻蒸

夷翻

賦也朱善云上章指主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爾雅云俞俞訛訛莫供職也郭璞注云賢者陵替姦黨

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按渝之為義水流疾聲也重言渝渝者孔穎達以為狀小作威福之勢即爾雅注所云

姦黨熾也訛說文作訾與訾訾二字形音相類而義各別訛不思稱意也徐鍇云言不思稱事之意訾窳也訾苛也今以字義求之則訛正與訾同意蓋訛从言訾从四斤人不肯用力勤事徒騰口說而已故訓訛為不思稱乎事而訓訾為惰窳觀召旻篇以臯臯訛訛與兢兢業業對言其旨可見毛傳解訛訛亦云窳不共事也與爾雅說文合當從之若如劉向引此謂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則滄通作歛縮氣出聲也訛通作訾乃苛細之義即朱傳所云相訛也亦通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具通作俱偕也言謀之善者則羣小皆譏議而必欲背違之其不善者則皆附和而必欲依就之先立一從違之幟以黃鼓于君側王之不從覆用全根于此荀子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肯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底砥同
字磨石也我觀今日謀猷錯出刺謬若是誰能磨治之
使歸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叶宥韻余收翻豐本作猷

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

叶宥韻疾救翻韓詩崔注豐本俱作就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有韻亦叶宥韻巨又翻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豐本作集

于道

有韻亦叶宥韻

徒侯翻 賦也具違具依彼渝訛之徒何足責而不從
覆用王之自為猶亦已疎矣故三四兩章專以猶言意
重責王也夫必有預定之人謀而後有協從之神謀故
虞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洪範曰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綿之詩亦曰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今王冑無定見既聽熒于不臧之謀矣雖乞
靈于卜何益此龜所以厭之而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
也禮記子引此詩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謀夫
孔多言既與臧者謀之而復使不臧者亂之是非相奪
莫適所從我龜既厭正繇于此不集者謂龜之神靈不
來集也即不我告猶之意發言猶云出言自堂下至門
謂之庭執持咎愆也謀臧具違不臧具依一唱衆和開
然盈庭其勢之熾盛如此誰敢與之為敵而持其愆咎
者哉邁說文云遠行也嚴云如人欲行路必問于曾行
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于
道路之事也如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也左襄
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僑子
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何之清人壽幾何兆
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詩云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辭也受其咎乃及楚乎

哀哉為猶

豐本作
猷下同

匪先民是程

叶陽韻
仲良翻

匪大猶是經

叶陽

韻居
良翻

維邇言是聽

叶陽韻
他陽翻

維邇言是爭

叶陽韻
諸良翻

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叶陽韻
固可哀而不意王之遂聽之

也則其為猶亦可哀矣言禍必中之國也國語云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孔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
今按書相古先民有夏稱亦同此程品也按說文十髮
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蓋度量繇此而起故取以為
品式之名荀子所謂程者物之準也大猶謂謀慮之大
者經說文云織也今織作家東西其緯曰經大猶是經
言取大是非大利害所在圖迴于心亦如織經之往來
也誠欲經大謀必先取程先民矣邇言淺末之言無關
宗社生靈之計者正與大猶相反桓寬云此詩人刺不
通于王道而善為權利者聽受爭競也聽在上爭在下
言上之人固惟邇言是聽而下之人見上之聽邇言也
亦隨有起而以邇言爭邇言者蓋始合終離自相犄角

小人情態往往如此鄒云向猶有城否之兩端至此則
能為臧者咸思卷舌退矣向猶有從違之兩見至此則
具是依者又相與攘臂起矣纖計小談不勝異指兆云
詢多職競作羅聽者聽所不必聽爭者爭所不必爭國
是其何定之有潰決成就也譬如築室者不謀之于工
師而維于行道之人是謀彼原不知作室為何事其能
決斷此謀而有所成就也哉行道之謀正譬過言東漢
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章帝
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
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變足矣意亦同此

國雖靡止

紙韻

或聖或否

紙韻

民雖靡盬

魚韻亦叶灰

叶慶韻罔甫翻韓

或哲

漢書

或謀

叶虞韻蒙晡翻亦叶

詩作膝外傳作撫

或肅或艾

泰韻亦叶隊韻疑

如彼泉流

朱傳讀詩

補翻

川翻豐本作又

記詩大全

豐本俱作
流泉誤

無淪胥以敗

叶泰韻烏外翻亦叶隊韻蒲味翻豐本作退賦也國以國事

言止定也聖通明也否不通也民以倫品言牖牖之無
骨者故以為腴美之稱周原牖牖是也哲知肅敬也艾
通作乂治也洪範五事之疇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
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按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貌恭則
氣象嚴整讜碩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乂通微
之謂睿思能通微則無所不通故聖劉公瑾云洪範五
事次序與此詩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
便文以叶韻耳言國事紛紜雖未有定止矣然或有聖
焉其人者正可就之以決謨議即思慮不通之人容或
有之豈可薄待天下謂盡皆否而無聖哉二或字要
得圓融聖足以該下四德故特提言之民之才識豐美
者誠不多見然哲謀肅艾之四德或各有其一焉亦可
取材而用也召旻之詩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亦此意

凌濛初云言民字正見野有遺賢不在謀夫之列者如
彼衆流以此言路欲其疏通不欲其底滯也國語云為
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引類不同其指一耳
無通作毋屬望而警戒之欲使其無至此極也淪水流
轉貌謀臧不臧無所分別正如泉流之清淪而至于濁
濁也胥皆敗毀也猶言賢人與國與民同盡也蘇轍云
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
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于上則相與皆敗無
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
不疏其源而澍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
矣

不敢

鹽鐵論作可

暴虎不敢馮

鹽鐵論作憑

河

歌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

歌韻荀子作佗

戰戰兢兢

蒸韻左傳兢兢作矜矜

如臨深淵

豐本

作如履薄冰

蒸韻豐本作久田篇馮通作淵說文云舟渡河也孔云空

賦也暴虎解見大叔于

涉水凌波而渡也一他汎指而對舉之辭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皆知畏之若夫無形之禍遠在歲月則恬然不以為憂此所謂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者也呂氏春秋云此言不知隣類也戰者危事恐懼之至如臨大敵故重言戰戰也兢之猶言競也競者強也重言兢兢努力自強之意如臨二句又就其戰兢處而形容之淵言深永言薄危之至也如臨恐其墜如履恐其陷慎謀若此自不至舍其臧者而從其不臧者矣鄧元錫云君子之戰兢也皆以其戒暴虎馮河之心將之謀與有無遠乎是篤敬之謀也昔夫子之行三軍也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聖者謀也左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

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又荀子引此詩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左昭元年會于訖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今按毛傳意亦同此然實非詩意又宣十六年晉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違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如此說詩其去詩旨尤遠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鄭謂所刺列于十月之交

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其義難通蘇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

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小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棄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朱傳錄之而郝敬則謂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弁天子刪之然則頌有小誌又焉得有大誌乎皆猜說也馮時可則云此詩言朝廷諸臣瑣尾齷齪謀猶反覆君子無所容其身而跼天躋地故以小旻名篇亦是一說子貢傳闕申培說襲朱傳益表其為偽書耳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八之上